

世界童話叢書

意大利童話集

康同衍譯



新開書店

譯者小序

意大利的妖精，不像別國那樣搖曳着陰險恐怖的黑影；牠祇是和人們融混在一個世界，捲在快樂、趣味、機智和美妙的音樂舞蹈的旋渦裏面，就是人們在路上遇到妖精，也不會感覺到牠是個惡魔的。

親愛的小朋友，你讀完這本書，會展開你無數的微笑，會燃燒着你歡喜的火燄，尤其是作者把意大利的實在的風土人情描寫出來，真好像給我們一本絕好的風土誌和生活的寫真呢。

世界童話叢書 意大利童話集

目次

譯者小序

一	審判官的鼻子	一
二	一批笨人	三
三	石田老公公	一五
四	麵和米茲啟	三五
五	長鼻公主	三六
六	公主和三兄弟	五五

世界童
話叢書

意大利童話集

一、審判官的鼻子

有一位小小的婆婆，養了一隻很小很小的白毛母雞。這隻母雞，生了許多小得幾乎看不見的小雞蛋。小婆婆於是把這雞蛋做了一些眼睛看不見的小餅。小婆婆把這些小餅擱在櫃子裏的時候，很高興的說：『我可以吃一頓美味的晚餐哩！』

嗡嗡！嗡嗡！嗡嗡！

一隻很小很小的蒼蠅，飛到櫃裏把小餅全吃光了。小婆婆看了失聲的喊道：『唉！唉！豈有此理！豈有此理！』她馬上一直跑到審判官那裏，

二、一批笨人

農夫安東尼的家裏，預備好了盛饌。這一天恰巧是國慶日，而且再過一個月，就要做他的女婿的馬爾哥也來了，所以他的妻子馬利亞特別辦了許多上等的酒菜。在開飯以前，馬利亞就叫她的女兒陂伊亞到地倉裏去拿酒。

陂伊亞走到地倉，她不馬上拿酒，却坐在地倉的石級上獨自沉思，自言自語的說：

『我現在雖然還在爸爸媽媽的家裏，可是不久就要和馬爾哥結婚了。啊！我多麼幸福！將來我們大約有一天會生一個嬰兒的吧！哦！多麼可愛的嬰兒！我們替嬰兒取個名字叫做多尼伊納吧！可愛的多尼

伊納！我做小小的漂亮的衣服給你啊！可是——假使多尼伊納死了又怎麼辦呢？啊！不得了！不得了！假使真的這樣，誰來穿嬰兒的小小的衣服呢？不得了！不得了！她想到這裏，忽然悲傷的哇啦一聲就大哭起來，『唉！唉！怎麼辦呢？怎麼辦呢？……哇哇……哇！』

『陂伊亞去拿酒，這麼久還不來，我去看看她在那裏幹什麼？』馬利亞說着就下地倉，看見陂伊亞唏唏地啜泣，又哇哇的哭着，就嚇了一跳，問道：

『你怎麼啦！』

『啊媽媽！我正在這兒想……我和馬爾哥結婚後，哇……哇……哇……哇……大約會生個嬰兒吧！哇……哇……哇……哇……我們替可愛的嬰兒取個名字，叫做多尼伊納……哇……哇……哇……哇……又給他做許

多小小的漂亮的衣服……哇……哇……哇……然後……偷使嬰兒多尼伊納死了……哇……哇……哇……那麽沒有誰來穿嬰兒的衣服，就……哇……哇……哇……

『唉！可愛的陂伊亞！那是多麼不幸呢！』母親說着也想起嬰兒多尼伊納的死和小小的衣服，也坐在地倉的石塔上啜泣，哇哇的哭起來了。母女兩人都淚如泉湧，哽咽地對哭。

『女兒們在那裏幹什麼呢？要我們等了這麼久，我去看一看她們吧。』

安東尼說着就來到地倉，看見母女兩人在地倉的石塔上哭着，很驚奇的問道：

『究竟什麼事弄傷了什麼地方吧？』

『不是那樣！』妻子哭着說，『我們想陂伊亞和馬爾哥結婚後，大概不久會生嬰兒的，那麼，生了嬰兒就替他取個名字，叫做尼多伊納。哇……哇，哇……哇，陂伊亞替可愛的多尼伊納做小小的漂亮的衣服給他，哇……哇，哇……哇，可是假使多尼伊納死了，哇……哇，哇……哇，乖乖的小衣服怎麼辦呢？！怎麼辦呢？！怎麼辦呢？！哇……哇……哇……哇。』

『這真可憐！』安東尼說着也同樣的感到悲傷，不覺也唏噓的哭着『哇……哇……哇……哇，』又大聲的叫喊：『可愛的多尼伊納！多尼伊納！哇……哇，哇……哇。』

父母女三人想起多尼伊納和小小的衣服的事，都哭得眼淚好像落雨似的。

馬爾哥肚子餓極了他說：『他們在下面幹什麼呢？我去看看吧。』到了地倉，看見三個人都坐在那裏哇……哇……的哭得很傷心。他嚇了一跳，問道：

『什麼事？是碰傷了什麼地方吧？』

『不，我們是在想起你和陂伊亞結婚以後的事兒，哇……哇……哇……哇，你們結婚後，一定有一天會生一個男孩子來的，哇……哇……哇……哇……你們替他取個名字叫做多尼伊納，哇……哇……哇……哇……可是假使多尼伊納死了，怎麼辦呢……』安東尼說着又接着哽咽的哭起來了。

『噢！世界上那有像你們三個整批的癡人的？』馬爾哥在地倉的塔上說，『爲着那還沒有生出來的嬰兒，和沒有做成的衣服，就鬧得這

樣厲害，真是討厭得說不出什麼話了。啊！我要開離你們了。我現在出去看看世界上，假如還有像你們三個整批的癡人，我再回來和陂伊亞結婚吧。」

於是馬爾哥出發去旅行了。他是個很懂世故的男子，所以吃完了馬利亞所辦的酒食，然後出發。他雖然腳不停的向前走著，但是心裏沒有一點什麼希望，也不曉得到什麼地方才能發見像那父女三人那樣蠢笨的人。可是在他很舒服的腳不停的時候聽見草原近邊一間小屋裏發出一陣人聲，他探首一望，看見裏面塞滿許多人，馬爾哥便懷疑的問道：

「啊！你們在幹什麼？」

「唉！我們是在草原上頑耍的，因為遇了雨，就在這兒避一避哩。可

是我們一進了這樣狹小的屋子，把手腳都弄亂了，分不出那一隻手那一條腿是誰的了。」其中的一個人說。

「你們在這兒已經很久嗎？」

「過了幾點鐘又幾點鐘了，因為認不出自己的手和腳，弄得不好出來啊！」

「那麼，我來替你們分開吧。」馬爾哥說着，伸手去緊捏着一條腿問道，「這是誰的腿呢？」

「是我的！」一個人像很痛的样子說。

「那麼你提着腿兒出來吧。」

於是那個人便伸出腿兒踏出屋子了。

「哼！果然容易得很啊！」另一個人說。

「喂！這是誰的腿兒？」馬爾哥拿手杖敲着另一條腿問。

「啊！痛呀！是我的，是我的，一點兒也不會錯。」那男子哭着說。

「那麼你抬起你的腿子走出來吧。」

馬爾哥這樣的捏着敲着，一個個都痛得要死的，就分出了自己的手和脚。那些拖着痛的脚的人，都規規矩矩的向馬爾哥行了個禮走了。

「世上有了那樣蠢的父女，世上還有這樣笨的人啊！」馬爾哥說着又向前進。不久，他走到一間儲藏室，探首一看，看見一位老婆婆在積草堆上拚命的牽一頭驢子要牠上去，驢子嘶聲啼着，動也不動。

馬爾哥問：「婆婆！你在幹什麼？」

「呃！這裏有一隻母雞孵卵，現在牠放下卵跑掉了，我想要驢子來孵卵呢！」老婆婆這樣答。

『這兒又有蠢笨的人了。』馬爾哥說着就繼續腳不停的走了。

馬爾哥到了一個市鎮的入口，看見人山人海圍着，你一句我一句哇啦哇啦的吵鬧。

『怎麼啦！』馬爾哥問。

『今天市內有一家娶新娘子的，從鄉下來的新娘，照例要乘着馬兒。你看新娘在那兒啦！因為新娘騎着馬兒太高大了，通不過這入口的門，所以我們正在意見紛紛；有些人主張切斷一點兒馬蹄就成了；有些人主張把新娘的頭顱割去一些；我呢，主張把這門拆毀了走過去。』一個男人表示自己的意見是很合理似的。

『請她走近一點兒吧。』馬爾哥說着，趕開擠得水洩不通的人羣，然後用手杖對準新娘的頭上打過去；新娘看見手杖快要落到頭上，便

把頭一低，同時馬爾哥又輕輕的打馬兒一下，馬就咻咻的跑過去了。

『這真是妙極了，我們想也想不出呢，請你屈駕到敝處吃頓喜酒吧。』新郎很感謝的說。

『謝謝，可是我也要趕快回家舉行婚禮呢。』馬爾哥答。

在他的歸途中，又見了幾件笨事，其中有一位婆婆把篩子放在膝蓋上，對着太陽坐着。

『婆婆！你在幹什麼？』馬爾哥問。

『我家裏一到冬天就很冷了，我想現在趁太陽照着的時候，把篩子收集一點熱，存起來留到寒冷的時候，把牠拿出來用哩。』老婆婆答。

馬爾哥『哎喲！哎喲！』的說着笑起來就去了。

他又走了一點路，到了某一家，看見一位女人兩手拿着一條小褲

子說：『喂！一，二，三，跳下來吧！』

馬爾哥抬頭一看，望見一個小小的男孩子，只穿一件汗衫在屋頂上發抖。

『太太，你在幹什麼？』

『今天頭一次拿褲子給乖乖穿，那真是一件麻煩的事。我想，我拿着褲子，等小乖乖一跳下來，兩條腿就穿進褲子裏了。可是小乖乖沒有勇氣跳下來哩。』那女人答。

馬爾哥爬上瓦面，把小孩子抱下來，照普通穿褲子的法子給他穿上了。

『你真是個聰明的好人啊！』馬爾哥要去的時候，那女人說。

『世界上除開那蠢笨的父子之外，還有不少的笨人呢，那麼，我也

意大利童話集

不必執拗，去和陂伊亞結婚吧。」

三、石田老公公

古時候有一位老公公，他祇有一坵五尺大小滿生着荊棘和石頭
的田。老公公把乾草在田裏蓋了一間小屋子，他常年都在田裏，忙着掘
地，播種，刈草。小小的一坵田，居然弄得非常整齊，老公公是很快活地過
着他的生活。

一到了休息的時間，那個老頭子，總是從懷裏取出一枝笛子，嘟嘟
……嘟嘟……嘟嘟的吹着，過後又是忙着耕作。

這滿着石子和荊棘的泥沙般的一坵田地，比起附近大的田，收入
還多二十倍呢。

因此附近的人們對於老公公，有的是很嫉妬，有的是很憎惡。這一

點點的荒地，在從前就是不要你花一文錢也沒有人要的；可是經過老公公耕作以後，人們就想，祇要能夠從老公公手裏弄過來，那就不論代價多少都肯出的。

『喂！老公公！你肯把這堆滿石子的田賣給我嗎？……我知道有人肯出原價的三倍價錢呢。』附近的隣居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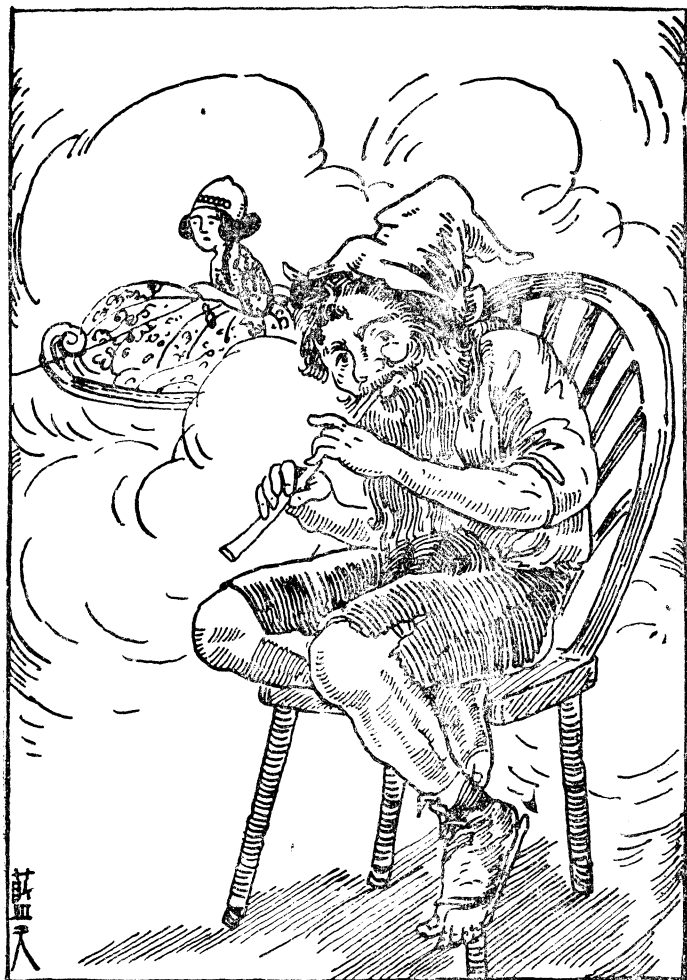
可是老公公總是這樣答覆：

『這坵石田是我所有的，

就是坐在龍座上的國王，

也不能使我放手的。』

『喂！老公公！那樣堆滿石子的田，你不肯放手嗎？我知道有人願出原價的五倍價錢來買呢！』



老公公吹起笛子，少女就按着笛聲跳舞。

老公公也還是這樣的答：

『這坵石田是我所有的，

就是坐在玉座上的國王，

也不能使我放手的。』

有一天，國王帶着一班大臣，經過這兒，看見周圍田野的穀類，都好
像雜亂的枯草，萎黃瘦弱；祇有老公公的一點兒的田，就像花園般秀麗，
穀類長得青綠碧翠，絨氈似的。國王大爲驚奇，停着對羣臣說：

『這一片穀類長得多麼秀麗啊！我很想買這一坵田哩。』

『陛下，可惜得很，這一坵田是不賣的。那是一個頂古怪的老人的
東西，許多人要他出賣，他總是說：

「這坵石田是我所有的，

就是坐在玉座上的國王，

也不能使我放手的。」

「可是對朕也能這樣推辭嗎？朕要去試試看。」國王說完，就命令召這位老農夫來。

「你說這坵田，就是國王也不肯讓給他的話，是真的嗎？」

「因為陛下有許多的御田，所以這一點兒堆滿了石子的田，是沒有什麼用的。」

「可是朕無論如何想要這一坵田呵。」

「陛下一定想要這坵田嗎？……這真是沒有法子。」

「這坵石田是我所有的，
就是坐在玉座上的國王，

也不能使我放手的。」

國王對於這件事，故意裝着沒有生氣似的；但是到了晚上，他派了許多衛兵，偷偷的把老公公的穀類一概踏平，就是葉子，也不許有一葉豎起。第二天早上，老公公從乾草的屋子中出來，看見田裏的植物弄得雜亂，全都被毀傷了。附近的人們都裝着同情的樣子跑來安慰老公公，其實他們心中都很高興，擾攘着站在籬笆旁邊。

『啊！老公公，老公公，要是早一點把這石田賣掉，何致如此呢？』附近的人說。

然而老公公裝着對方的人不是向他說話似的，任你說些什麼，他也不回一句。等到附近的人們都各自回去工作之後，老公公就從懷裏取出笛子，嘟嘟……嘟嘟……嘟嘟……的吹着，穀類都重新從地下豎

起來了。老公公再嗚嗚……嗚嗚……嗚嗚……的吹着，穀類都立着，像沒有受過傷害的一樣。

國王却以為得計了，叫這位老農夫來說：

『什麼人和你有仇恨，昨夜把你的植物毀壞不少啊？你那坵石田還是賣給我吧。人民都知道那是朕的御田，就不敢動了。』

『陛下，對不起，陛下聽錯了吧，我的穀類比以前更美麗呢。』

國王聽了非常不悅，緊咬着嘴唇。他想：『衛兵們不依我的話去做吧。』他就大罵羣臣。大臣們便告訴國王，可憐的衛兵，因為昨晚一夜踐踏地面，今天害得幾乎動也不能動了。國王又大吃一驚說：

『那麼，今晚把朕所有的家畜都放在那坵田上吧！』

第二天早上，老農從乾草小屋中出來的時候，他看見怎樣呢？地面

上的穀類完全吃得光光的，正好像砥石似的。

『啊！老公公！老公公！假使你聽我們的話，賣掉這坵田，那裏會再遇見這樣倒霉的事呢？』附近的人依舊和以前一樣的態度說。

可是老公公裝着對方沒有和他說話似的，也不回答，祇是踱來踱去；等到人們各自回去耕作之後，他又取出笛子，嘟嘟……嘟嘟……嘟嘟……的吹着，穀類就重新開始發芽了；一會兒，笛子再鳴鳴……鳴鳴……鳴鳴……的吹，穀類漸漸長高，又青青綠綠的隨風蕩漾了。

這一次，國王以為是一定成功的，又吩咐去叫農夫前來。

哈哈！後來國王的樣子怎樣呢？

老農夫到了國王的前面，國王說：『的確有誰抱怨你吧，真可惡極了！聽說你的農作物，全都遭害了。喂！怎樣？那坵石田肯賣給朕嗎？人民知

道那是朕的御田就不敢動了。』

『陛下，對不起得很，我的穀類沒有遭害，比平時還要秀美呢。』

國王聽了又緊緊的咬着嘴唇說：『那麼，那些傢伙一定又不依我的話去做了。』於是他又歸罪於羣臣。大臣都說，家畜等因昨夜把穀類完全吃光了的緣故，差不多有八成是肚皮膨脹的，還有一半因為吃得太飽已經死掉了，國王聽了更吃一驚。

『這一定是有什麼秘密的，你們務必在三天内把秘密找出來。』

啊！現在可不是開玩笑的時候了，國王的命令，不能不正經去幹了，然而大臣等對於這事，一點沒有頭緒，祇搔着禿頭，東想西想。不久有一位大臣想了一個法子，他說：『今天夜半時候，我們躲在那可怕的農夫的乾草小屋的後面，一直等到天亮，偷偷的探視屋內的動靜，一定能

够發見什麼的。於是羣臣們都說這個辦法很好，都預備去試一試。農人的草屋子本來就有很多隙穴，羣臣就從穴中窺視屋裏的動靜。

這一晚，國王也想着農民這一件事，一夜不能入睡，天剛剛亮就先召大臣們來。

「啊！陛下，發見了意外的事了，確實見了非常意外的事呢。」

「唔！究竟什麼意外呢？你們個個都很滿足似的。」

「是的。那個老農人有一枝笛子，他一吹起來，小屋裏忽然變成一座奢侈繁華的宮殿。」

「唔！以後怎樣……？」

「以後就有一位如花似玉的美貌的少女出現了。老公公呼呼

……呼呼……呼呼……的吹起笛子，少女就按着笛聲跳舞。舞罷了，老公

公對少女說：

「可愛的女兒！國王要是想娶你，

要龍體晒七年的太陽，淋七年的雨啊；

如果龍體不能晒七年的太陽，淋七年的雨，兒呀！你做王后的事實，

就成爲夢幻了。」

「唔！以後呢……」

「最後老公公又開始吹笛子，一瞬間，華麗的宮殿，復變成原來的乾草小屋子。」

「朕可以依老公公的話，晒太陽淋雨也不以爲苦，可是非見過那不可思議的美女不成。」

就這一晚，國王帶着羣臣躲在老農人的屋後。果然這位老農人從

懷裏拿出笛子，嘟嘟……嘟嘟……嘟嘟……的吹起來，小屋子馬上就變成宮殿了；再呼呼……呼呼……呼呼……的吹，就有一位可愛的少女，現出來開始跳舞了。國王見了好像發狂似的說：

『喂！她是多麼美麗啊！我要她做朕的后妃咧！』

國王立刻去打門。

老農人聽見便不吹笛子，宮殿也忽然變成原來的乾草小屋。國王因為再等不到變成宮殿的樣子，坐立不安起來，不得已帶着羣臣就回去。可是等到天快要亮的時候，國王就派急使吩咐，要老公公馬上來會見。

老公公來了，一見面，國王就命令老公公道：

『朕命你把你的女兒做我的新嫁娘，這樣你的女兒做了皇后，你

就做內務府大臣了。』

『陛下，既然蒙你的恩，我有一個條件要你履行的：

無論誰要娶我的女兒，

都要晒七年的太陽，淋七年的雨，

如果不能晒七年的太陽，淋七年的雨，

誰的話也都不能作憑。』

國王雖然不願意幹這樣不容易的，和這麼長時間日晒雨淋的苦事；不過不這樣去做，不能得到少女，國王已經愛上了少女，所以他就決心不辭勞苦的惟命是從了。

『那麼我去晒七年的太陽，淋七年的雨去等待吧！』

於是國王把政事交給大臣們，離開宮殿來到農人的家裏住了。他

的肌肉一天一天的給太陽晒焦，或者給瀑布似的傾盆大雨淋得很濕，一些也不厭恨。

——這位可憐的國王，過了不久，晒得幾乎肌如銅色，誰也認不出他來了。然而國王有唯一的安慰，就是到了晚上，每次老公公拿出笛子，在未吹之前，總是叮囑國王——陛下，請你記着這句話啊！

『你觸她，她就破裂了。』

你若對她說話，她就會不聽你的。』

然後嘟嘟……嘟嘟……嘟嘟……的吹起來，乾草小屋子忽然就變成華麗的宮殿；再嗚嗚……嗚嗚……嗚嗚……嗚嗚……的吹，就有比女神，圖畫，和鮮花還要美麗的少女出來了。

當少女跳着舞着的時候，國王祇是凝視着少女，不敢魯莽一點，極

端的忍耐着不敢跑過去抱着少女說，「啊！你是我的后了。」這實在不是一件容易得到的事，祇因為國王太愛少女，恐怕魯莽了就會失掉少女，所以就靜靜的忍耐着罷了。

就這樣不覺過了六年六個月零六天了，國王獨自不勝愉快。他想馬上——不，不久那比花兒，畫兒，和女神還要美麗的少女就做朕的新嫁娘；而朕成了和從前一樣，不比以前更加更幸福的國王回玉宮了。

可是不幸，有一天晚上，老公公照舊取出笛兒，忘却囑咐陛下，
『你觸她，她就破裂了。』

你若對她說話，她就會不聽你的。』

他便開始嘟嘟……嘟嘟……嘟嘟……的吹着笛兒。

國王這時一見了少女，就忍不住跑到美麗的少女的前面，抱着她

說：『我立你做我的后啊！我立你做我的后啊！』

少女立刻變成一根彎曲的木頭，倚在國王的懷裏。

農夫怨恨的說：『我不是關照過你嗎？』

「你觸她，她就破裂了，

你若對她說話，她就不會聽你的。」』

國王因爲悲傷而又驚嚇，懊惱萬分。『那麼，非重新再來不成嗎？』

『是的，非要重新再來不成！』『那麼好，重新再來吧。』於是國王的肌肉重新開始再受太陽的曝曬，和受雨淋像落水耗子一樣。

『太陽啲！天空的可愛的太陽啊！』

我爲着愛，在這裏受苦呢。

雨啲！甘霖的好雨啲！

爲着少女，我願意受苦。』

於是農人又從懷裏取出笛子，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的吹着。少女又復出現，開始跳舞。國王在屋角邊，睜大眼睛凝視着少女；他因爲感到要從新勞苦七年的神氣，所以祇好靜靜的像一塊頑石似的，動也不動。這樣又過了六年六個月零六天，國王非常歡喜，他想幸福快要來臨了。

這一天晚上，少女按着農人的笛聲舞得比平常還要純熟，非常優雅，國王又忍不住跑去抱着少女叫道：

『哦！我的愛呀！我的愛呀！』

於是倚在國王懷裏的，又是一根彎曲的木幹了。農人說：『啊！陛下！陛下！我不是這樣說過嗎？』

「你觸她，她就破裂了，

你若對她說話，她就會不聽你的。」

可憐的國王，又受到一次重大的失望，呆呆的站在那兒。

「又非從新再試不成嗎？」

「是的，非從新再試不成！」

國王於是再開始去挨苦。

「太陽啊！天空的美麗的太陽喇！

我爲着愛，在此地苦幹呀！

雨啊！甘霖似的好雨喇！

爲着少女，我寧願受苦啊！」

第三次，國王十二分小心了，沒有一點障礙的過了所約的七年，如

花美貌的少女便歸國王所有，國王歡喜得以為是在做夢哩。

可是在這個長的期間，宮中那一面怎麼樣呢？是的，大臣們，侍衛的人們都以為國王已經瘋狂，全都忘却了國王；在幾年前，已經選定國王的親族，繼承王位了。所以當國王挽着美麗的王后回到宮殿的時候，守衛的兵士說：

『喂！這裏是不能通行的，這裏是不能通行的。』

『我是國王呢，召大臣們來。』

可惜從前認識國王的大臣們都已經死去，新王的大臣們任國王解說得口都乾了，也不明白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於是國王向人民說：『這是怎麼一回事啊！你們連自己的國王也不認得嗎？』

但是人民在國王前面也不迴避，都沒有禮貌的哈哈大笑，有的還裝着不理的樣子。

國王失望極了，回轉到老公公那裏，可是又使國王吃着一驚，那間小小的草屋已經沒有，只見那坵石田上，築成了一座金碧輝煌的宮殿。他走進宮殿的二層樓上，那位吹笛子的老農夫已變成一位長着白鬚，很壯嚴的老法師，跑了出來迎接國王。原來這位老公公就是撒比納大魔法師。『請國王不要憂慮啊！』大魔法師說着，攙着國王的手引到一間放着清水鉢的華麗的大廳裏，拿起水鉢，把水淋在國王的頭上；國王立刻就變成二十歲那樣的年青，一點都沒有衰老的樣子了。

魔法師對國王說：『你望着窗外吹這笛兒吧，這樣你會明白了。』
國王依魔法師的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的吹

着笛子，一瞬間，那武裝整齊的軍隊，雲霞般的集攏來，排列成行，越過山谷，節節前進。

就在那兒和新的國王宣戰，在戰爭當中，國王站在小小的高丘上面，一點不休息的嘟嘟……嘟嘟……嘟嘟……的吹那笛子。

結果，國王戰勝，很威風的回到原來的宮城裏，就大赦天下，慶祝他和美麗的公主結婚，大開宴筵，舉行賽會，足足給人民熱鬧了一個月。

四、麵和米茲啟

有一天，母親打發米茲啟到森林裏去摘草藥，臨行時囑咐道：

『米茲啟，我在這裏燒飯，給你做一種很好吃的麵，你要趕快點回來！』

但是米茲啟却在森林裏玩耍，好久好久不回來，等到他回來的時候，那很好吃的麵，已經差不多被別的小孩子吃光了。母親把剩下一點點的麵，放在鍋裏端到米茲啟的前面，可是米茲啟氣漲了面孔，把小鍋子推開了說：『祇剩下這一點點麵，我不想吃了。』

母親就對那站在屋角邊的一根柴說：

『柴啊！柴啊！你給我打米茲啟吧！米茲啟不肯吃麵哩！』

但是柴呢？牠裝着沒聽見的樣子。母親又說：

『火呀！火呀！給我燒掉柴吧！米茲啟不肯吃麵，柴也不去打他啊！』

但是火也一點不理會。母親又叫道：

『水呀！水呀！給我把我火潑息吧！米茲啟不肯吃麵，柴不肯打他，火又不去燒柴啊！』

但是水也裝着不曉得的樣子。母親又叫：

『牛呀！牛呀！把水喝乾吧！米茲啟不肯吃麵，柴不去打他，火不去燒柴，水又不去潑息火啊！』

但是牛也同樣的裝聾作啞。母親又叫：

『繩子呀！繩子呀！把牛捆起來吧！米茲啟不肯吃麵，柴不去打他，火不去燒柴，水不去潑息火，牛又不把水喝乾啊！』

但是繩子也好像沒有耳朵似的。母親又叫：

『耗子呀！耗子呀！你把繩子咬斷吧！米茲啟不肯吃麵，柴不去打他，火不去燒柴，水不去潑息火，牛不去喝水，繩子又不去捆牛啊！』

但是耗子一動也不動。母親又叫：

『貓呀！貓呀！把耗子吃掉了吧！米茲啟不肯吃麵，柴不去打他，火不去燒柴，水不去潑息火，牛不去喝水，繩子不去捆牛，耗子又不去咬斷繩啊！』

這一下，貓兒聽了，自告奮勇的，開始作勢把耗子吞掉，於是耗子急忙去咬繩子，繩子也急忙去縛牛，牛也急忙去喝水，水也急忙去潑火，火也急忙去燒柴，柴也急忙去打米茲啟，米茲啟便開始去吃麵，結果把麵完全吃光了。

五、長鼻公主

一、三兄弟

從前有三兄弟，是住在鄉下的，他們三個人從不曾離開過村莊，一向是很歡樂的生活着。忽然，祖母死了，遺下三樣寶貝，每人給一樣。他們三個人於是到祖母家裏領取遺物，但是他們想不到這些寶貝是做什麼用的。長兄卡魯洛得了一個空空的錢袋，二兄亞厄它諾得了一個叫笛，祖母最疼愛的小弟弟開資允諾就得了一件舊外套。

『我們可以發大財了呢！』他們說。

『要是這個錢袋子，滿裝着金鎊的話，那是多麼的好啊！』卡魯洛說。

果然錢袋子馬上膨脹起來，幾乎要脹破袋口似的，裏面滿是金鏹。

「啊！吔！二弟叫起來，『哥哥這一下用不盡了。』」

亞厄它諾跟着拿起叫笛一吹，突然許多軍隊現在前面的路上向

亞厄它諾致敬禮，聽候指揮。

「你們要我幹什麼呢？」亞厄它諾問。

「我們是等待閣下指揮哩！」兵士們說。

「唔！現在我沒有什麼事要用你們，可是總有一天需要你們的。」

亞厄它諾說着又把叫笛一吹，兵士統統不見了。亞厄它諾看了十分驚奇——弄得神魂不定——但他因此却幻想着要來做一位大英雄豪傑了。

「那麼我也穿起外套試一試吧！」幼弟開資允諾說着把外套披

在身上，一瞬間就看不見了。

『你到什麼地方去啦。』哥哥們問。

『我沒有到什麼地方去，還在這兒啊！』

『你那裏在這兒啣！』

說話之間，外套從肩上滑下，才又看見了弟弟。

『唔！我這件外套真是奇怪啊！將來總有一天要需用牠的。』弟弟

說，『可是我們千萬不要把魔法的東西告訴人家啊。』

兩個哥哥都很贊成這個意見，約好大家嚴守秘密。

卡魯洛這傢伙真沒有辦法，他有了錢，就非花掉不可的。他本來就不是馴善的青年，他一到了城裏，就大賭特賭，雖說常常輸得很利害，他却是一毫不在意的。祇要他一想到需要錢的時候，錢袋子馬上會裝滿了。

金鏘，於是市上盛傳是一個世界上最富的人來到了。國王的公主聽了這個消息，便派了一位使者去迎接卡魯洛。

『啊！公主要認識我嗎？這是我一生最大的光榮啊！』卡魯洛非常高興而又榮耀的說。

卡魯洛到了王宮，備受優待。這一晚他就帶了許多的錢和公主打紙牌，每一回都被公主贏了。卡魯洛總是很隨便的笑着說：『不要緊，金庫裏還有許許多多的錢哩！』

卡魯洛不過是個粗野的農人，然而公主裝着很佩服他的樣子，在兩三個禮拜之間，居然要和卡魯洛訂婚了。

卡魯洛受到這樣大的榮寵，自然以為不妨把家傳的秘密公開給公主曉得，在談閒話的時候，簡直把錢袋子給公主看了。可是卡魯洛的

錢袋子還沒有拿回，就被嚴重的監禁在宮中的牢獄裏了。

卡魯洛幸喜衣袋裏還有兩個金鏹，於是他賄賂了守獄的兵士，把他的現在的情形去告訴他的兄弟。亞厄它諾知道了這件事，馬上吹起叫笛，帶着現出來的軍隊向公主的宮城出發，他的軍隊比公主的勇敢百倍，馬上就包圍了宮城，宣言不把卡魯洛交出來，就要破壞整個的城了。公主沒有辦法，放了卡魯洛。卡魯洛氣漲了面孔回到鄉下。

『我已經打勝她了，我要問她要回那個錢袋。』亞厄它諾說着就去見公主。開資允諾也跟着哥哥一塊兒同去，因為他穿了那件舊外套，所以誰也看不見他。

公主看見那勇敢的軍隊的大將，不過是一個粗野的農人，便驚奇的知道他也一定有什麼秘密的。她便很狡滑的，假裝着很恭敬的說許

多好話！『卡魯洛的入獄，實在不是我的過失，我才認識他不久，他就向我求婚，這不是太冒昧了嗎？』

『可是，你就和卡魯洛大不相同了。你是這樣一個偉大的人，非得有一個很大的宮殿，給所有的軍隊駐紮不成啊！』

『我嗎？宮殿是用不着的，我的軍隊一聽到我的命令，馬上就湧出來，我把叫笛一吹，喊一聲「立正」，軍隊就擺在面前了；當我不需要的时候，再把叫笛一吹，喊一聲「休息」，他們就消滅了，用不着那麻煩的宮殿。』

亞厄它諾被甜言蜜語所惑，不覺滔滔的把秘密說出來了。

『這個叫笛真是寶貝啊！你肯給我看看嗎？』公主不客氣的問。站着誰也看不見的開資允諾，推了一堆亞厄它諾的膀子，要他留

神，但是沒有來得及，亞厄它諾已經把那重要的叫笛交給公主了。公主把叫笛一吹，馬上宮裏都佈滿了軍隊。

『把這個男子捉住。』公主命令軍隊說，『他是個叛逆，是國賊。』軍隊祇認吹叫笛的是主人，所以馬上捉住亞厄它諾，可憐他被拉到地底下頂低的牢裏去了。

人們的眼睛看不見的開資允諾依然留在宮裏，他到處尋找錢袋子也尋不着。叫笛仍在公主手裏，有許多的軍隊圍攏着衛護她，怎麼也不能走近公主。公主正在對兵士說話，誇獎他們的服裝啊！劍啊！短刀啊等等。開資允諾沒有辦法，想着等軍隊退散了，然後回鄉下去。他正要出宮殿的時候，却不幸被公主的侍女撞了過來，侍女心裏想，在青天白日之下，那有被一種看不見的東西撞着的道理，大驚失色的喊起來。開資

允諾便很和氣的賄賂她說：

『唔！你不要響，我是不會害你的，假使你能够告訴我哥哥的錢袋在什麼地方，我把公主手上的叫笛拿給我，我一定送許多許多你沒有見過的金鏹給你。』

但是侍女嚇得魂離魄散，沒有聽見開資允諾所說的話，便跑到公主面前說，有一個看不見的男子來暗殺公主。

『又有一樁怪事來了！』公主害怕的說，馬上吩咐關閉城門。

後來開資允諾囊橐的脚步聲給他們聽見，他們就跟着脚步聲追尋。開資允諾爲避免捉住起見，就很敏捷的跳在椅子上，桌子上或爬在床鋪裏面。公主因爲尋得很疲倦，兵士們又把房內的器具翻來覆去的倒亂了，公主惱起來便拿叫笛一吹，把兵士遣散，自己回到房間裏去，同

時，開資允諾却也跟着進來了。公主橫臥在牀上，開資允諾就坐着想等待公主熟睡後去取回錢袋子和叫笛，可是他不知不覺的也瞌睡起來，又因爲房裏熱得悶人，他不管好歹，解開外套的鈕子，露出了一點兒胸口。公主這時還沒有真正的睡着，她看見了這個便跳起來，趨至開資允諾的旁邊，搶住那件外套了。啊！可憐的開資允諾被公主看見，除開很忿怒的握着拳頭以外，一點辦法也沒有了。他發狂地想撲過去搶回外套，但是又恐怕公主一吹叫笛，房子裏都是兵士，自己會被監禁到牢裏去，便轉身走到窗前；然而公主已經吹起叫笛，馬上滿室裏都是武器，鏘鏘的聲音。開資允諾拚命的拔開窗門跳出去，在得了三件寶物的公主那種勝利的笑聲裏，跑到街上去了。

二、青色的無花果

開資允諾一路忿忿不平的，同時又悲痛自己的命運，慢步的踱着向鄉下去走。他一面走一面心裏思量，走了幾個鐘頭又幾個鐘頭，不覺肚子餓起來了。這時候，有一個沒有主人的花園，長了許多很大的青色的無花果，觸着他的眼簾，他便跑進去，摘了許多吃個大飽，覺得非常好吃。

『真正怪事，正月就有無花果了，我總還算是幸運啊！』他說着又吃了好幾個。

他吃得肚子十分飽脹，臉面上不知怎樣很奇怪起來，自己看見自己的鼻子漸漸的變長，長得好像手臂似的，再過一會兒，更長得幾乎拖到地了。可憐開資允諾看着非常恐慌，他想，這一定是擅取沒有主人的無花果所得的罪了。他嘆了一口氣，決定永遠住在這個花園裏，因為他

覺得給人家看見他這種樣子是很可恥的。

過了一些時候，他又餓了。他發見在園子裏的另一片地上，有許多小小的紫色的無花果，他想，『這個大概沒有什麼害吧！』他便謹慎的托着那又長，又重，又大的鼻子，走到那面摘取小小的紫色無花果來充飢，可是奇怪又奇怪，長長的鼻子，漸漸縮小縮小，恰好小到原來的樣子了。他高興得跳起來說：『這無花果真希奇喇！』同時他又想，『啊！真的救了我了，我又可以出去見人了。』

開資允諾是個很機警的男子，他因此想了一個很妙的手段，馬上去了拿了兩個籃子來，摘滿了一籃大的青無花果，又摘了一籃小小的紫色無花果，然後裝做一個鄉下的老公公，提着那籃滿滿的青無花果到街上去叫賣。

『無花果！有無花果賣！』開資允諾一面走一面喊。

街上的人聽見賣無花果，都拿錢出來要買。開資允諾說：

『正月裏的無花果，你們想拿兩個銅子來就買到嗎？對不起得很，不拿金鏹來是不賣的。』

『賣無花果，好吃的無花果！』開資允諾又來到公主臥房外的窗下大聲喊。

『五塊錢，統統賣給你吧！』開資允諾說。

『都買了吧！』公主說。

開資允諾買完以後，獨自一個忍笑不住的走了。

到了第二天早上，市上遍傳公主和一些侍女們得了一種奇怪的重病。這一天整天的各種醫生來來往往，出入宮廷之內，紛紛查看醫書，

用盡腦汁去思考對症的藥。公主們雖然吃了許多黑的紅的青的各種的藥，依然毫無效果。公主躲在房裏，不願意露面，因為她長了一條足足有六尺長的鼻子，祇好整天睡在床上。那長長的鼻子放在綉花被上，真好像擺着一根槍呢。

不久，有一位新的醫生來請求看公主的病。這是開資允諾所化裝的。

『我有一種法子，可以醫治這種新奇的病症。』新醫生說。『那麼，請你先把侍女醫好，我才放心給你醫治。』那蠻橫成性的公主說。

於是這位假醫生走到侍女的房裏去看病，侍女因為自己變成這個怪樣子，正在很傷心的啜泣。

『我很有研究醫治鼻子的法術的，所以我要先得到你的謝禮。』

開資允諾說。

『好的！我所有的東西隨便什麼都可以送給你的。』侍女說。

『不，這些東西不好，你要把公主搶得來的錢袋，叫笛和外套，拿來當作禮物，可是你千萬不要把這件事告訴公主。』

於是侍女拖着長鼻子到公主的房裏，坐在床邊，嘮叨的說些怨恨後悔的話。

『你到那邊去吧！你到那邊去吧！房裏有了我和你兩個長鼻子還有餘地嗎？喂！你走開啊。那個庸醫真不會醫好你的鼻子的。』公主說。

但是侍女裝着整理枕頭的樣子站了很久，她雖然這裏那裏的翻弄，尋找那放在被窠裏的寶物，因為公主一點不懈的注意着，祇偷到了一個叫笛。

開資允諾接過叫笛說：『這個東西，可以做酬報我的禮物了。』他就把紫色無花果製成的糕餅給侍女吃下去，那鼻子馬上縮到原來的樣子了。開資允諾吩咐她休息一下，他又到公主的房裏說：

『現在替公主醫治吧！』

『不，不，非得要我放心以後，才可以請你醫治，剛才侍女到這兒來，看見她還沒有完全好呢，請你再先把男的侍者醫好吧！』

侍者受了醫治，馬上回復原來的鼻子，他高興得跳躍起來，在醫生的周圍舞手舞腳。侍女聽見跳舞的聲音，也跳着跳着的出來，兩個人一塊兒跳到公主的房裏。公主看見他兩人的鼻子醫得很漂亮，便嫉妬得幾乎發狂似的大聲說：

『請你也替我醫治吧！現在馬上替我醫治吧！』

『好的，可是非要先得到你的謝禮不成，要我放心之後才能爲你醫治的。』開資允諾說。

『啊！隨你喜歡什麼都給你吧。』

『那麼，請你把錢袋和外套送給我吧。』

『哎喲！你是那個男子吧。啊！好像我見過你似的。』公主呻吟的說，但是她馬上又遲疑不決的大聲叫：『不成，不成，不成！』

『你說不成嗎？那麼，好！』開資允諾說着把剩下的妙藥交給侍女，叫她拿去給昨天吃了從窗口棄掉的青無花果的馬夫吃，然後拿出叫笛一吹，軍隊又現出來，重重圍着公主。結果公主說着『喂！都拿去吧！』便把外套和錢袋扔給站在軍隊後面的開資允諾。可是，公主馬上又對開資允諾說好話。

『我很佩服你對待我的手段呢。我對你比對你的哥哥們實在要敬重得多。你如果肯醫治我的鼻子，我想你一定覺得我做你的妃子是很相配的。啊！快點！快點！爲我醫治吧！要是沒有這可怕的鼻子，我真是一個美麗的女子啦。』

『公主！奇效的藥，已經沒有一點了，剛才剩下的一點，不是給了公主的馬夫吃了嗎？你總是說，要你放心之後才肯醫治的話，却不甚高明啊！這些兵士們馬上去救亞厄它諾哥哥了。我現在領回公主先前不應該取的三件寶物，就把這微賤的東西——在世界上無論什麼地方的公主，都不能拿來驕傲的一個長鼻子，獻給公主吧！』開資允諾帶譏帶誚的說。

就這樣，那六尺長的鼻子，永遠的長在公主的臉上。那三兄弟後來

離開這個國家，不知出發到什麼地方去嘗試新的冒險去了。

六、公主和三兄弟

古時候，有一個窮的農夫，生了三個兒子，僅僅能夠維持全家的生活。可是到了兒子們長大，身材長得很高，一個個成爲漂亮的青年時候，這一點兒田地，已經不能夠養活他們了。三個兒子爲着不使父親再爲他們勞動受苦，就決心要到社會上去謀自立。他們和父親祝福以後，就各人背着個包袱——這是他們僅有的財產——提了榛木製成的手杖，一塊兒出門去了。三個人很愉快的，一面走一面商議關於將來的計劃；他們到了三叉路口，議定了在這兒各人分別後的事情，相約從今年起，到第七年的夏至日，再回到這兒相聚。

大哥分別後，約有一個禮拜，走到了一座駐紮兵士的營壘，他馬上

就在這裏投入軍隊。他想做成全軍中最勇敢的一個人，操練得非常敏捷，氣力很大，兩手執着武器，可以爬上要塞的壁上，都是容易得同吃飯一樣。

其次，二哥呢？他向另一條路上出發，走到一個商港，就在這兒做了造船工人的徒弟。不久他就十分熟練這種技術，成爲同業中第一流的技師，無論什麼船也比不過他所做的船呢。在兩三年後他已經負有盛名了。

最後說到三弟，他什麼職業也不想去做，整天隨意的在這兒那兒踱來踱去。有一天他走到一個森林裏，橫臥在落葉上，他並不是爲着睡覺才躺下的，他是給那清脆的鶯聲陶醉了呢。他聽到鶯兒宛轉的歌聲太好了，便覺得除却這樣躺着去領略外，世界上再沒有什麼事情好做。

了。當那鶯兒忽地飛到旁的枝頭上去的時候，他也爬起來，因為要聽牠在新的地方唱歌聲音，就跟着鶯兒走。他這樣的，老是追逐着鳥兒，走遍了美麗的樹林，和幽靜的森林，他很熟習的學會了鶯兒和其他的鳥兒的歌聲了。這時，他已經忘却世界上的事情和要去發財的思想，在森林中以自然界做伴侶，吃着菓實和青草，同鳥兒談話，他很滿意的過着。鳥兒們漸漸也和他熟識起來，一點不害怕他，都飛下來聚集在他的周圍，常常停在他的手和肩頭的上，在他的手上啄食果子，還教他鳥的語言和音樂。

光陰跑得很快，不知不覺已過了七年了。大哥和二哥在夏至日前早已到了約定的地方了，三弟要不是那隻小鳥在歌詞中告訴他『兩位哥哥都已經等你了，趕快到三叉路口去相會吧！』他可真忘記這件



他們別後重逢。

事了。他於是急急忙忙離開他愛戀的森林，一面走一面吹口笛給站在路旁樹木上唱歌的小鳥聽；又和休息在他的帽子上肩頭上，當他是一棵在風裏婆娑搖曳的樹木的小鳥說話；恰好在夏至日的早晨，他就到了約定的地點了。哥哥們看見他那粗野的樣子，頭髮長得亂麻似的，無論如何也想不到這就是弟弟，等到他向哥哥們行過禮，才認出了他的聲音哩。

『啊！弟弟爲什麼弄到這個樣子呢？』哥哥們看着他那襤褸的衣服很驚訝的說。

於是哥哥們在騾子負着的行李中取出新的衣服，當場就給他換去舊衣。他們爲着慶祝別後的重逢，就一塊兒到旅館裏去宴敘。他們正在一邊進食一邊談着各人過去的冒險的時候，窗外的樹上有一隻小

鳥，唱得非常起勁，幾乎要震破他們三個人的耳鼓，這個自然祇有弟弟一個人懂得牠的意思了。

『聽見那隻鳥的歌聲嗎？』弟弟說，『曉得牠唱些什麼嗎？我把牠的意思說給你們聽吧。』牠說：「這個旅館的屋角，有一塊石頭的附近藏着寶物，這是幾百年前埋在那兒的，你去把牠掘出來，寶物就歸你所有了。」這就是鳥兒所唱的意思，鳥兒時常都唱着真的事實的。怎樣？哥哥去掘開看看吧。」

大哥聽了哈哈大笑，也很贊成去掘。於是三個人掘開那個地方，果然真的發見了許多許多寶物，三兄弟無偏無私的平均分開來，都成了富人。他們回到家裏，抱着爸爸，各自陳述一切的經過給老人家聽，又把分得的錢使父親很快樂的過他的晚年。

兄弟們這樣的在家裏休息之後，有一天，一隻小鳥飛到庭前的壁上，唱了一隻歌，這個自然又是祇有弟弟一個人曉得牠的意思囉。

『曉得那隻鳥兒唱的是什麼嗎？』弟弟說，『我告訴你們吧！聽着啊！——威格海上有一個訖歐斯島，太陽神的女兒在那裏用大理石蓋了一間很大的官殿，宮殿的門有一條像火一樣猛烈的大蛇守衛，地板上又有一隻巴及利斯枯。（這是雞卵給蛇孵化出來的爬蟲類的一種怪物，人們給牠一看就要死的。）這兒有一位美麗的亞谷勒阿公主被困在裏面，她獨自一個很寂寞的過着。無論誰能夠救她出來的，都可以和她結婚。另外還有許多金鏹，銀幣，水晶，寶石等物，也歸救她的男子所有的。』

三、兄弟聽見亞谷勒阿公主被困在那個地方的消息，就不能够再

安靜的坐一個鐘頭了。三個人圍着商量怎樣去拯救公主的辦法，結果二哥造了一隻漂亮的，堅固的，走得很快的船，三個人乘着向訖歐斯島出發了。可是將要到訖歐斯島的時候，忽然起了颶風，要不是這隻船是世界上最漂亮，最堅固的話，恐怕要撞着島上的巖石，已經變成粉碎；但是兄弟們很平安的航到訖歐斯島上，看見宮殿和那守衛的可怕的怪物了。三個人靜靜的避開這個怪物，悄悄的轉到宮城的後面，這裏沒有一扇門，祇看見鐵壁，附近有一個開着窗門的高塔。高塔是很不容易爬上去的，大哥兩隻手拿着短刀，用繩子繫在腰間，竟也攀到塔上，剛到頂高的地方，亞谷勒阿公主正從窗口望出來，大哥就對她說：『我們是來救你的，』亞谷勒阿公主聽了，大聲的把救她的方法告訴公主，然後爬進均淺捷，紅字繫着公主的身體，謹慎的吊到下面兄弟們的近旁，末

了搜尋塔內，發現了許多金鏘銀幣和寶石，就急忙把寶物搜集起來，分作幾包，吊下給兄弟們，最後自己才下來。

三兄弟和美麗的公主攜帶許多寶物都乘着去的船，平安無事的回到建築給爸爸的漂亮的家裏了。

『爲着答謝你們的勇敢和俠義，把我的寶物送給你們吧。』

兄弟們把寶物就分開了。但是不能把公主分作三份，究竟誰和公主結婚好呢？誰是最有功於公主的呢？兄弟們關於這一點，不管公主的意見如何，祇是頻頻的爭吵，聽說一直到現在還在那兒鬧着，公主還是在等待着他們解決這個問題哩！各位，你們以爲怎樣呢？

七、貝露妲特露孟特公主

古時候，有一位國王同他的一位太子和三位可愛的公主，一向是很幸福的度着快樂的日子。可是他們有一天突然遇着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忽地起了一陣可怕的颶風，把地面上的砂石和塵土，吹得和雲霧一樣，暗沉沉的籠罩着全國，經過幾點鐘的時候，颶風才息滅，這樣，三位公主的影蹤就不見了。於是就到處去尋找，可是都找不着，國王因此焦急萬分，派人分頭到王宮附近去找也找不出她們的下落。國王和太子爲着三位可愛的公主的失蹤，每天都不斷的嘆惜，尤其是太子翠勒斯特諾更加悲傷不已。於是國王想出去打臘玩一下，或者可以忘却悲哀，便帶着太子到森林裏去了。

一天下午，太子獨自一個人跑到森林裏，看見一位生得很醜陋的老婆婆，被樹枝捲着她的很長的白髮吊了起來，她正在十分悲痛的哭喊。太子就走到她的前面，她因為痛苦和恐怖好像快要死的樣子，哭聲是漸漸的低微下去了。她爲什麼給人家弄到這個樣子呢？聽說是當婆婆經過這裏的時候，和一個坐在大樹的樞枝上，使得枝頭幾乎垂到地面的男孩子講話，那個男孩子有一個小朋友是很殘忍而又頑皮的，就是他把婆婆的頭髮捲在樹枝頭上，當那個坐在樹枝上的男孩子跳下來，老婆婆就被彈到樹頂吊成這個樣子。小孩子們不知道是因爲自己做錯事嚇慌了，還是頑皮到了頂點，竟不管老婆的哀哭求救都逃走了。翠勒斯特諾看見這個情形，便爬到樹上把樹枝壓到原來的樣子，替婆婆解開白髮，然後下來安慰她，看她年紀又老又窮的樣子，還掏出一些

金鏘給她。

「謝謝你的拯救，希望你能够和最美麗的「貝露嫩特露孟特」公主結婚哩！」老婆婆說。

「貝露嫩特露孟特」是世界第一美麗的公主的意思。翠勒斯諾回到父親那兒說：

「爸爸！爸爸！請你給我一匹好馬，並且祝我平安，我想到世界上去尋找「貝露嫩特露孟特」公主。我只要她這一個人做我的妻子！」

國王的意思，以為不必那樣費力，說了許多的話，想把太子的熱烈的心情，消沉下去。然而太子對於這些一點都聽不進耳朵，第二天就騎馬出城去了，獨自一個人到世界上去尋找「貝露嫩特露孟特」公主。太子走了好久，來到一個森林，正在林中走着，不覺夜色迷離，林鳥都歸

巢了，太子也疲倦起來，便把馬兒繫在樹下自己爬到樹上，在那巨大的多葉樹枝上伸直四肢睡覺。在他睡着了的時候，野獸在森林裏到處嗅着，發見了馬兒，等到太子醒來的時候，馬兒給野獸吃光了。

這樣，太子除開徒步前進以外，再沒有旁的辦法。當他走到一個野原，又是太陽退到遠山後面的時候了。他正在躊躇找個地方去棲宿一夜，忽然在黑暗中看見閃閃耀耀的一點燈火，他便跟着燈火走到一間小屋子的門口。

「誰呀！」屋子裏有人問。

「是一個迷失了路求宿的少年旅行者。」

「對不起得很，我不能留你住宿啊，這裏是「大風」的住家啊！」屋子裏這樣回答。

『那麼，隨便吧！不過請你開開門吧！』

太子這樣說了，馬上有一位年青的美麗的女人來開門，問道：

『你有什麼事呢？』

『我是在找尋「貝露嫩特露孟特」公主的，請你讓我在這裏待到明天早上吧！唉！你是誰呀？你的聲音怪熟的呢！』

『我是「大風」的妻子呢。』

翠勒斯特諾太子和這女人一塊兒到了裏面光亮的地方，彼此認清楚不覺就抱了起來。這位年青的女人，不是別人，就是那一天颶風過後失蹤了的最大的公主蘇斐亞啊。

『我的大夫快要回來了，他見了你，就會把你吹成粉碎的，你躲在這個麥粉桶裏吧！』蘇斐亞公主說着就推太子到桶裏去。

一瞬間，「大風」回來了。他一進來就四面嗅了一下，便很奇怪的問道：

「有人肉的香味啊！什麼人在這兒？」

「在這荒僻的地方，那兒來的人呢？你說什麼人肉的香味，怕是晚飯的香味吧！」妻子這樣答了，就開晚飯給丈夫吃。不久，丈夫也安靜起來，很溫和了，妻子便打定主意說道：

「假使真的有人來，你也不加害於他吧！」

「唔，今晚什麼都不幹了，因為太想睡了。」大風這樣說。於是蘇斐亞公主叫：「翠勒斯特諾出來吧！」太子就從麥粉桶裏出來，恭恭敬敬的說道：

「「大風」先生！失禮得很，當我經過此地求宿一夜的時候，就遇

着這渴念的姊姊，我很歡喜姊姊做你這樣一位偉大的人的妻子呢！

『大風』很高興的接受太子那親切的敬意。翠勒斯特諾王子接着問道：

『我是在尋訪「貝露婭特露孟特」公主呢！你可曾知道這位公主的下落？』

『一點兒不知道她的事情，等我叫手下的「軟風」去打探一下，大約會找到她吧！』

『大風』說着，嘴裏就呼嘯一聲，『軟風』們就從窗門、鍵孔和門縫等處進來，『大風』說：『喂！來！他們去給我打聽打聽「貝露婭特露孟特」公主的消息去。』

一刻兒，『軟風』們呼呼的喘着氣回轉來說，一點兒探不到『貝

露嫩特露孟特』公主的消息。

第二天早上，翠勒斯特諾和主人要分別了，主人叫他去求『西洛卜風』（註：冬期從撒哈拉大沙漠襲至意大利的一種熱風譯者）幫助，並且告訴他到那裏的路程。於是太子又走到世界的另一個角上去旅行，不久到了『西洛卜風』的家裏。你猜他家的妻子又是誰呢？這真是意外極了！這位就是太子的第二個姊姊阿靈比伊亞公主呢。太子也和到『大風』的家裏的情形一樣，最初雖然不大如意，後來就非常親切。但是『西洛卜風』也不曉得『貝露嫩特露孟特』公主的下落，又打發『軟風』去探聽，『軟風』們在世界上這裏那裏到處跑了三天才回來，也得不到一點兒消息。

那麼祇好再去旅行，實在沒有別的方法了。

『「大風」和我都不能夠幫助王子，尋找公主的事兒，豈不很困難嗎？但是不要緊，還有一線希望，你到「太陽」的宮殿裏請求他幫助吧！』『西洛卜風』說。

臨走之前，『西洛卜風』又教他的這位內弟翠勒斯特諾吹很高的呼嘯的法子。

『萬一你遇到非常危難的時候，你吹起我教你的呼嘯來，那麼風兒就會趕快來救你了。』

過了幾天之後，太子到了太陽的宮殿了。給他開門的是誰呢？這又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是他的那位最小的姊姊卜麗瑪威嬭公主哩！原來卜麗瑪威嬭公主已經是太陽的妻子。姊弟兩人，相見之下，歡喜得互相抱着流出眼淚來了。

『但是，弟弟啊！你要馬上離開這兒啊！要是我的丈夫回來，他祇要把一線的光輝照着你，你就會給他燒死的。』卜麗瑪威嫩公主如此的說了，想一想又說，『但是，請你等一等吧！當我和他結婚的時候，身上塗了一種藥膏，一直就不會傷害過。啊！這裏還有一點兒呢，你快拿去塗在
身上吧。』

翠勒斯特諾太子照她的話做了，就等待着太陽回來。

不久，可怕的威風赫赫的太陽回來了。太陽的眼睛，好像燒紅的煤炭，假使不塗上藥膏，太子一定會給他燒死。卜麗瑪威嫩公主帶着弟弟去見她的丈夫，太陽聽見太子要去找尋『貝露嫩特露孟特』公主，便說道：

『我認識這位公主，不過最近的幾天沒有遇到她。世界上決沒有

什麼人能够離開我藏去很久的，請你在這兒等着，我替你去吧！』

太陽把光燄放射到各處，照了三天，才找到『貝露婭特露孟特』公主的住所。

『但是你一個人去，恐怕有點危險，跟着我一塊兒去吧！』太陽說。於是太陽把一條鎖鍊，穿起幾個很小的日光，叫翠勒斯特諾太子握住，一同向着黃金的大道前進。太子跟着太陽走了很久，到了一條兩旁種着樹木的道路，那盡頭可以直達一座城堡，沿路上有十二頭獅子連接的排列在樹的下面。

『喂！勇敢一點啊！快到黃昏的時候了，我就要藏起來，剩下你一個人，祇要你不害怕，獅子是怎樣也不能加害於你的。你在大道上大膽的走過去，萬一遇到什麼危險，你吹一聲「西洛卜風」教你吹的呼嘯，就

會有人來救你。』

太陽說着，把太子放開日光的鎖鍊就走了。

翠勒斯特諾太子頭也不回——不慌不忙，不害怕，不退縮地在大樹道上走着。獅子瞪着黃金色的巨眼，看着太子，雖然吼叫，却沒有一隻敢攔過來的。太子走到城堡兩扇鐵門正是關着，太子很巧妙的闖了進去，通過甬道，走到一所很大的金璧輝煌的宮裏。一位公主坐在中央，太子一見就知道那是『貝露嫩特露孟特』公主了。

公主秀麗的姿態，給太子見了，把他奔跑了一天一夜的疲勞，已經完全忘記。

公主見了太子，也沒有一點兒驚慌的樣子，在她起來迎着太子的時候，說道：

『啊！我等待你好苦啊！我們快逃走吧！有了勇敢的太子，能夠到這城裏來，一切受了魔法的東西，都可以解除了。好走吧！』

於是公主牽着太子的手逃走了。他們剛離開魔城，翠勒斯特諾太子看見城的鐵門，祇是一塊厚紙，道上大樹底下的獅子也都變了成頑石。他們倆向前一直走着，忽然聽得有人呼喊求救的聲音，接着就看見一個少年被捆縛在一棵檜樹幹上。

『救命啊！請你做做好事，替我解開繩子吧！』少年哀求道。

『你不要聽他的話啊！我曉得他是很壞的東西。』貝露拉特露孟特公主說。

但是，太子的心是很慈悲，現在又當他正是幸福的時候，怎能看着別人受苦呢？太子急忙從口袋裏拿出小刀，就去替少年切斷了繩子。少

年獲得自由，轉瞬之間，却返過來把太子照樣捆在那檜樹上了。『貝露嫩特露孟特』公主也不及去援助太子就再被少年擒住。他不管她怎樣叫喊，怎樣反抗，拖着她向大樹的道上走，經過復活了的兇悍的獅子面前，再走進魔城，把公主關到七重鐵壁七重鐵門的一個房間裏面。翠勒斯特諾王子所救的這個少年，就是把公主關在這個魔城的魔法師的兒子。

『啊！你又到這兒來了，你如果不肯嫁給我，你要永遠關閉在這兒啊。』壞的少年說。

『我決不嫁給你！你不能永遠活着的，等到你死了，我依然可以自由了。』『貝露嫩特露孟特』公主答。

『不，我不會死的。要是殺我的話，那更不容易呢，誰要殺我都好，他

非要有很大的本領不成功啊。』

『那麼，要什麼本領呢？』公主問。

『聽我說吧！海的中央有一個高塔，想救你的人，要走到塔裏才行，可是這是很不容易的啊！因為塔裏有一個鳩卵，救你的人，要把牠敲破，並且要捉住從卵裏飛出來的鳩鳥呢。鳩鳥還會從救你的人的手指縫間飛走，假使鳩鳥不能夠飛走，也要把這鳥兒切開四份，每份好好的分送到幾千里遠的地方，不然牠就會合攏來復活。祇有這樣做，才能要我的命，但是，誰有本領去做呢？你在這裏長時間的等着吧！』

『貝露婭特露孟特』公主想到曾經一度救過她的太子，她的心就生出一線希望了。

這一面，翠勒斯特諾太子很可憐的被縛在樹上。他雖大聲『救命

啊！救命啊！的叫喊，也沒有誰來幫助。當他想起『西洛卜風』教他遇到危險的時候，可以吹一聲呼嘯，就有人來救的話，東方已漸漸的發白。他於是呼嘯一聲，忽然四圍都改了樣子，強烈的光線燦爛地使他不能張開眼睛，不曉得什麼隆隆的聲音，震得他的耳鼓幾乎要震聾了。待他能够張開眼睛時候，太陽已在前面站着，在附近周圍更聚着許多『大風』和『小風』。

『有什麼吩咐呢？我們是來幫助你的。』風們說。風們看見太子被縛在一棵樹上，雖經太陽把繩索燃燒，也燒不斷，風們去吹動林木，也一點沒有用處，太子依然捆縛着動也不能動。於是太陽轉到降了魔法的城堡，把光線落到公主的房裏，問公主有什麼辦法。公主便把魔法師的兒子所說的話，一一告訴太陽。

太陽帶着風兒，到了海中央的高塔，在塔的四圍發起颶風，吹得高塔幾乎搖動，把塔門吹開，太陽就跑進去，用他的熱力破開鳩卵，鳩鳥飛出來，一直飛上天際，風兒就在後面追逐，用力把牠吹到岩石上，撞成了四片，又把每片分送到東西南北幾千里遠的地方，這一下鳩鳥再也不能復合而爲一了。這隻鳩鳥就是一種魔法的怪物，牠死了，魔法就跟着失却了效力。

當鳩鳥撕成四片的時候，那惡毒的魔法師的壞兒子就倒在城堡裏的床上死了。同時關住『貝露婭特露孟特』公主的鐵門也打開了，縛着翠勒斯特諾的繩子也斷了，排列在大樹道上的兇悍的獅子也永遠變成頑石了。

太子第二次和『貝露婭特露孟特』公主會面的時候，這是何等

的歡喜啊！他們凱旋回國就舉行婚禮。他們的喜筵，不用油燈和蠟燭，因為太陽降臨，光輝燦爛，已照耀着滿庭都是光彩，『貝露婭特露孟特』公主也更顯得美麗無比。音樂就是『大風』和『小風』們演奏，收集了世界上最使人悅耳的調子，送到廣大的宮廷，新娘新郎和其他一切的來賓都非常愉快。賓客中有太子的父親——年老的國王，和三位公主，有幾百位來賓都因為『貝露婭特露孟特』公主的美麗，從很遠很遠的地方來向公主慶賀的。

我們不過遠遠的站在大庭的外面，從窗門裏，看見或聽見裏面的一點兒熱鬧啊。

八、媿雅娜和尼祿羅

古時候有一個窮人，他的妻子遺下一個很小的女孩子叫做媿雅娜和一個很小的男孩子叫做尼祿羅，她就死了。姊弟兩個生得非常可愛，父親看做珠寶一般的寵愛他們。父親每天都到森林裏伐取薪木賣給城裏的人，得了錢拿來養活兒女；他因為離開了他們，就感覺得不快活，所以每天都帶着兩個小孩子一塊兒去，小孩子們就做拾落在地上的枯枝捆成一束的工作。

這樣的過了兩三年，父親娶了後妻了，但是繼母的性情很兇悍，她還帶了一個性情和她相似，面貌又很醜陋的女兒同來。最初雖然彼此相安無事的過着，可是不久，繼母就常常毒打可憐的媿雅娜和尼祿羅，

連飯也不給他們吃飽。後來還不止這樣，她竟看也不情願看他們，一吃完飯，就說他們頑皮懶惰，迫着懦弱的父親不要他們，把他們趕出去。父親起初是不肯依從，然而經不起後妻每天這樣地嘮叨，並且看見小孩子們被虐待得鬱鬱不樂的樣子，也就屈服了。

『帶他們到森林的深處，拋棄了吧！』惡性的繼母說，『也許會有富人收留他們的。哈哈！總而言之，這對於我們這樣的窮人家，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於是在某一天的早上，父親對着兩個孩子說：『啊！好乖乖！今天帶你們到森林裏去吧。』又給每人一片麵包當作午飯。姊弟兩個便離開繼母的虐待毒打，很高興的出去了。在途中遇着一個賣蠶豆的小販，孩子們就向父親要了一個銅子買了蠶豆，一路走一路吃，隨便把豆殼丟

在路上。

他們到了很深的森林，父親說：『因為這裏有很好的樹木，我要把牠斬伐；可是我怕要伐得很久，你們走過前面小樹林那邊去吧。你們聽見爸爸的伐木聲，就知道爸爸離開你們是不遠的。』

姊弟兩人，聽父親的話跑過前面去了。父親因為不願帶他們回去受繼母的虐待，便把一個瓢吊在樹幹上就走了。孩子們整天拾着枯枝，聽見風吹動了瓢打在樹幹上的聲音，便都自言自語的說道：『啊！爸爸的斧頭響着呢。』可是一直到了黃昏時候，爸爸還不來叫他們，他們以為父親還在那裏工作，便回到原來地方，但是不幸，父親已不見了。

尼祿羅看見這種情形，便大哭起來，姊姊媿雅娜安慰他說：『不要哭啊！好弟弟！只要跟着我們來的時候，在途中吃豆子丟下地的豆殼，我

們就能回家啊。』

果然這樣，過了一點鐘，姊弟兩人就回到家，敲着門，『爸爸！我們回來了，給我們開門啊！』

可憐的父親，他獨自一個人，正在哭着說道：『啊！四圍都黑暗下來了，小孩子們彷徨在野獸埋伏的森林裏哩。』當他忽然聽到孩子們的叫聲，便飛也似的跑去開門，抱他們到桌子上，取出家中最好的東西，給他們吃個飽。

繼母看見兩個人回來，也沒有十分忿怒，但是她生性很頑固，過了不久，她又天天要迫父親拋棄這兩個孩子。父親每次都不答應，可是繼母性情強過父親，父親終於失敗了。於是父親對他們說，要伐取木柴送到城市去賣，又要帶他們到很遠的森林裏去。媼雅娜聽了這話，便想起

前回事，就把蠶豆裝滿了自己的和弟弟的口袋，沿途吃着蠶豆，把豆殼扔在路上。他們到了森林，父親和前次一樣叫他們到前面更遠的森林裏去，然後把堅硬的瓢兒吊在樹幹上，風還沒有吹動瓢兒的時候，他很難爲情的偷偷地跑回家去了。小孩子們整天很愉快的工作着，到了日落西山時候，兩人回到早上和父親分手的地方，父親又是不見了。小弟弟尼祿急得哭着不息，姊姊雅娜安慰的說：『不要哭，弟弟！我很容易找到回家的道路呢。我們來的時候，不是吃着蠶豆嗎？不是又把豆殼扔在路上做記號嗎？跟着豆殼回去就成了。』

兩人就這樣安然無事的又回到家裏。繼母很不高興的生着氣，父親却非常歡喜的抱起兩人來到桌子前，端出家中所有最好吃的東西給他們吃。

繼母就肯這樣的罷手嗎？不，一點都不肯放手。她又嚙嚙嚇嚇的迫着父親把他們拋棄。這一次，他們是到更遠更遠的陰沉沉的樹林裏雜亂的地方，媿雅娜在這一朝沒有拿到蠶豆，只取了一把麥麩放在口袋裏，途中一點一點的撒在地上。到了目的地，父親又照以前說是想斬伐大樹叫他們到前面去，又照以前一樣地把堅硬的瓢兒吊在木幹上，等到風兒吹動了嗒嗒的響了以後，他是比以前更難爲情的慢慢的跑回家裏去了。

天快要黑了，小孩子們拿着捆起的枯枝回到原來的地方，父親又找不見了。尼祿羅又哭起來，姊姊安慰弟弟說：『弟弟啊！你別哭，我來的時候，撒了一些麥麩在路上，我們跟着麥麩走，自然不難回去的。』

可是不幸得很，這一天，括了很大的風，把麥麩都吹個乾淨，姊弟兩

人在沒有路的森林裏，這兒走一趟，那兒走一趟，把方向更弄糊塗了。兩人急得都哭起來，再走了很多路，疲倦極了，便靠著一棵樹幹坐在地下，姊弟兩人互抱着，在不斷的啜泣之中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姊弟兩人又開始去尋覓歸途。

可憐的尼祿羅跑了半天，他很淒慘的告訴他的姊姊說：『啊！我的咽喉渴得要死了，假如能够找到一條小河多好呢。』

果然，兩人不久來到一條小河前面，弟弟剛在彎下身體要去喝水的時候，媿伊娜聽見有人說道：

『喝了這碧綠的河水，

馬上就會變成一條光滑的蛇呢。』

『尼祿羅，尼祿羅！不要喝啊！這河水是很髒的，再忍耐一下吧。』

媿雅娜拉着弟弟大聲的叫。

過了一會，走到另一條小河前面，口渴到不得了的弟弟，馬上就要俯身去飲水，媿雅娜又聽見有人說道：

『過路的人喲！注意這清水啊！』

喝了水，馬上就會變成兔子呢！』

媿雅娜拉着弟弟說道：『尼祿羅，尼祿羅！不要喝啊！這條河的水不很乾淨啊。』

再前進不遠，又看見第三條小河了。尼祿羅正想跑過去喝水，媿雅娜又聽見有人叫道：

『媿雅娜！喝一口這悠悠的流水吧！
你就會變成比畫還要美麗的女郎了。』

可是別給弟弟喝啊！

不然，他就會變成黃金角的羊呢。」

『尼祿羅，尼祿羅！不要喝啊！水太壞了。』媿雅娜雖然是這樣大聲的叫，然而弟弟却再也忍不住已經喝了。唉！可怕得很，弟弟忽然變成一隻純白的，鑲着黃金的角度，世界上沒有見過的可愛的小羊，站在姊姊的前面。媿雅娜絕望的叫道：『哦！變成這個樣子，我不如去喝一口水，也變成羊吧。』她就彎彎身子去喝水，却變成一位比畫還要美麗，比花還要嬌豔的少女。

但是媿雅娜不曉得自己是那樣的美，依然和以前的姊姊一樣罷了。

姊弟兩人在長久的時間，拖着疲勞的腳，很寂寞的徘徊着，最後來

到一個很大的巖洞，走進到裏面，很是清潔，天井是很高，通着空氣，還可以看見天上閃閃的明星。『這是我們很好的家了！』媿雅娜說着便鋪上了乾的樹葉和枯枝，做兩個人晚上睡覺的床鋪，日中就覓取果實鮮草來充饑，有時兩人玩些很有趣味的遊戲。他們這樣的在美麗的森林裏很快活的過着，祇可惜父親不能夠來，未免有點寂寞。然而至少沒有叱責和毒打他們的繼母，倒覺得心裏安靜起來，這樣地不覺過了幾年了。

有一天，國王在這森林的附近狩獵。國王追逐着走獸，忽然碰見了這位美麗的少女，少女看見國王，急忙的轉回巖洞想要躲藏起來。國王却追前去叫她，媿雅娜祇好出來走到國王的前面，國王被這美好的姿態驚倒了。

『你肯和我一塊兒到我的城堡，去做我的王后嗎？』國王問。

『要是允許我帶着小羊一塊兒去，並且永遠不使牠離我的身旁，那麼，我很高興聽從你的話的。』少女這樣回答國王。

於是國王和媿雅娜一塊兒乘着自己的馬，把小羊交給手下的人，便回宮城去了。

『你帶回來的女人是誰呀？』國王的母親問。

『是我的后呢。』國王答。

皇太后雖然不高興，說國王做錯了這件事，不過因為媿雅娜的確美麗，也沒有怎樣不久，她更知道媿雅娜是很賢慧的女人，也就不反對國王的結婚。結婚節禮很，是很盛大的。媿雅娜確像一位尊嚴的王后，她到什麼地方都帶着黃金角的小羊。



國王在森林中遇着媿雅娜。

媿雅娜是很賢慧的好人，她向來不會生氣的。她常常想起未娶繼母以前痛愛她的父親，辦了許多禮物送回家裏，並且報告他現在她己是王后了。沒有良心的繼母聽得女兒這樣榮貴的消息，就非常嫉妒，心裏又想了謀害的計劃出來。她帶着自己生的醜陋的女兒，向很遠的王宮出發，特地來看這位王后。媿雅娜仍舊很親熱的去迎接繼母，並且帶她到處遊覽，又引她們到自己的房裏，把各種東西給她們看。

「爲什麼那扇窗門關着呢？」繼母問。

「那下面就是海。國王恐怕打開窗門，我會滑落海裏去，所以老是關着。」

「啊！多麼蠢笨的想頭啊！你又不是個小孩子。請你馬上給我打開吧！那兒一定是很好看的，我想看看海的景緻呢。」

媿雅娜於是順從繼母的要求，吩咐侍者把窗門打開了。當兩人正在憑窗遠眺，媿雅娜看得入神的時候，狠心的繼母突然把媿雅娜推落水中。這時恰巧有一尾鮫魚浮上水面，媿雅娜順着水勢一直衝進鮫魚張大的嘴裏，就給鮫魚一口吞下去了。

那殘忍的繼母推媿雅娜落了水，急忙帶着醜陋的女兒走進媿雅娜的寢室，叫她睡在床上，吩咐宮女們去對國王說：『王后的身體有些不舒服。』她自己急急忙忙的離開宮城逃回家裏去了。不久，國王回到宮裏，聽說王后有病，很憂愁的走到王后的房裏問王后。

『什麼地方不舒服呢？』

醜陋的女兒以面向壁不使國王看見自己，然後答：『我受了很大的傷呢。那可怕的小羊，把一隻角兒碰壞了我的眼睛，請你給我殺掉那

隻惡獸吧！』

國王聽了好像着了火似的很生氣，馬上吩咐拖出那隻住在海邊土牢裏的山羊，交給御廚司把牠弄來當中飯吃。

這時站在土牢口的兵士，聽見從牢裏發出哀怨的聲音，哭着說：

『姊姊啊！親愛的我的姊姊！』

我在這黑暗的土牢裏哭着呢！

馬上就有人來要我的命了，

庖人正在磨着菜刀哩！』

從海中心又聽見別的聲音答道：

『弟弟啊！我有什麼法子呢？』

雖然相距不遠，可是我一點辦法都沒有！

我在黑沉沉的鮫魚腹中，

只有踱來踱去探聽罷了！

這實在是一件驚人的事兒！兵士急忙的跑去告訴國王，國王馬上從宮裏走到土牢那位兵士站着聽見悲慘的聲音的地方，國王站着不久，也聽見牢裏發出悲哀的聲音說：

『姊姊啊！救救我的命吧！

你聽！庖人磨着菜刀呢！

鍋子也在起動的洗擦着，

菜刀，鍋子，都是爲着我而預備的喲！

又聽見海中心有聲音回答道：

『可愛的弟弟喲！我很悲痛！

現在我還有什麼法子救你呢？

陰氣沉沉的在鮫魚腹裏，

我現在是很苦啊！

國王聽了，認得這聲音毫無疑意的是王后的了。他從土牢的鍵孔對小羊說：

『小羊啊！你在和誰說話呢？』

『是和在鮫魚腹內的我的姊姊說話。我那惡毒的繼母把姊姊推落海裏，被大魚吞下去了。那醜陋的獨眼的姊姊，却睡在媿雅娜姊姊的床上哩。』

國王又向小羊問道：『那麼，你去問問姊姊怎樣才能救出她呢？』
『姊姊啊！姊姊喲！你要怎麼樣才能從鮫魚腹裏出來呢？』小羊心

裏又急又快活的問。

『你們用一個頂大的鐵釣鈎，鈎着一塊大麵包，繫在堅固的繩子上吊下來。現在鮫魚正張着大嘴浮在海面呢。』

國王馬上照她的話放下釣鈎，一尾大鮫魚餓鬼似的一口把麵包吞到肚子裏，媿雅娜乘勢緊握着釣鈎，人們拉着繩子，就把媿雅娜拖上岸來了。媿雅娜非常歡喜，她依舊很美麗的回到國王和弟弟的旁邊了。

『開門啊！替弟弟打開土牢的門吧。』媿雅娜說。

侍者們於是把門兒打開，從裏面走出來的，不是小羊，却是一位披着金髮，穿着全國最優秀的少主似的裝束的青年貴人。爲什麼他會這樣呢？就是當小羊絕望地以頭撞着牆壁的時候，兩角折斷了，就變成一套華麗的衣服，同時兩隻角一出血，就解了魔法，回復了人形。他現在是

比起在森林的小河邊，變成小羊以前，更長大更漂亮了。

他們的歡欣，拍掌，唱歌，喊叫的聲音，鬧成了一片。醜陋的獨眼女人聽見他們的聲音，很是失望，大膽的母親又不在旁邊，她不能不趕快離開王后的寢室，一步不停的逃回家裏去了。

國王宣言，繼母和醜陋的女兒如果再敢那樣大膽的到王宮來，就把她們兩人關在最深的土牢裏。從此那兩人就永遠不敢再對媿雅娜幹那可惡而愚蠢的事了。

尼祿羅從那天起，封做大公，幫助國王統治國事。不久，他便和多魯國王的孫女給婚。媿雅娜和國王很幸福的過了很多年，後來把這十分強盛的國，讓給他們的太子統治了。

九、石店老板皮威多洛

石店的老板皮威多洛，在生意清淡的時候，時常要忍飢挨餓；即使他天天不停的有工做，晚上也吃不到像國王那樣好的盛饌，日裏依然穿着千補萬綴的單薄的衣服。

『這個不合理的世界，真沒有趣味啊！』皮威多洛常常嘆息的說。當騎士們穿着漂亮的武裝，耀武揚威的經過的時候，皮威多洛的腦海裏，就感覺到許多不平的事了。有一天，騎士乘着馬兒正在風馳電掣的跑過去，不知怎樣不留神，馬兒把皮威多洛撞到溝裏去了。又有一次，也是同樣的把他滾到籬笆下面，因此他是非常嫌惡這一班人。皮威多洛又時時走過貴族的廚房，餚饌的香味，一陣陣的送過來，他對於家

裏的那些不開胃的鍋子所煮的東西，更加有點不想吃了。

『對的！對的！對的！這個世界對於我們這些窮人，的確是不講情理的。』皮威多洛不平的說。

後來，皮威多洛再也不能安分忍耐現在的境遇，他漸漸的羨慕那些有錢的人了。

『唉！我很想有許多好東西吃，並且在疲倦的時候，我躺在床上，還要有人來服侍哩！』皮威多洛說着走到城裏的廟宇，就對神請願。

『亞奴阿利烏斯啊！請你成就我這貧苦人的願望吧。唉！你看國王呢！他的絲絨外套滿綴着金銀，幾乎看不見一條絲線，假使我有一件這樣的外套，那就幸福極了。』

『那麼，給你一件這樣的外套吧。』亞奴阿利烏斯神說。

皮威多洛果然得了一件像國王一樣的外套了，他把一些綴着的黃金賣掉，吃吃喝喝，非常快活。石店裏沒有第二個人穿這樣漂亮的外套，他不情願再去做工了。他每天穿起外套，好像孔雀張開美麗的長尾給人家看似的，到那不勒市附近的街上和十字路口，很榮耀的走來走去。他是不再到從前附近隣居那裏去了，因為他的衣服是這樣漂亮，怎麼好去呢？」

有一天，是下着大雨，有個男子乘馬經過皮威多洛的旁邊，把他那件綴着黃金的外套濺得滿身是泥，皮威多洛非常忿怒，大聲說道：

『是的，我沒有聽過，像我這樣漂亮的樣子，而是沒有一匹駿馬的；我要是有了一匹駿馬，就可以和最體面的人並肩了。……亞奴阿利烏斯神啊！我決不是向你無理要求的啊！請你給我一匹駿馬，我有了馬兒

就騎着牠到羅馬去見法王了。」

「好，就給你一匹馬吧。」神說。

皮威多洛得了馬之後，非常得意，整天的足不踏地，騎着馬兒到市場遊玩，或到寺裏出席法會。他是十分的漂亮，認識了許多羨慕他的新朋友，更不去訪問從前的老鄰居了，祇不過他還沒有忘記要去覲見法王。

却說這個時候，正是夏天的時候，從那不勒市到羅馬，那條廣闊的大道，太陽炯炯的照耀着，皮威多洛身上的汗好像下雨似的滴下來，但是他極力忍耐的騎着馬，一點不休息，可憐的馬兒，跑得再也沒有一點氣力，竟倒在地上死了。

『唉！太陽真可怕呢。』皮威多洛喘着氣說，『太陽究竟是什麼東

西呢啊！太陽是可以隨意玩弄我們和這個世界的。是的，假使我是太陽多好呢？……亞奴阿利烏斯神啊！你是可以喜歡什麼就做什麼的，你喜歡讓我做太陽嗎？我實在喜歡做太陽呢。」

『你想做這個奇妙的東西嗎？好！讓你去試試吧。』神說。

皮威多洛做了太陽，從朝到晚支配着世界。他用恐怖的力量，把光送到很遠很遠的，他真是很愉快的有趣的過着。但是他晒得地上的青草都乾枯了，許多動物也中暑倒在路上和原野裏了，小鳥兒在天空中飛翔之間也給熱光炙壞了毛羽，人們都寧願住在地洞裏，很怕看見太陽。但是皮威多洛一點都不管，雖然自己也是非常的口渴。你們曉得在這夏天裏誰把河裏的水喝乾了麼？那都是皮威多洛喝的啦。皮威多洛不讓喉嚨乾燥，所以喝了不少河水湖水，假使海水不是那麼鹹的話，他也

許去喝吧。太陽是這樣厲害，使得天氣這樣乾燥，人們都說：『啊！要是下一場雨就好了！下了雨，我們就……』

不久，太陽神皮威多洛覺得有什麼東西迎面撞過來，起初是很小很薄的，可是漸漸的大起來，變成很厚很厚的，最後使得皮威多洛的眼睛也看不見地球了。原來那是變變的黑雲，慢慢兒又變成一顆顆的雨點落下地面。那個時候，多麼爽人心肺！你們記得曾經嘗過這樣的滋味的麼？人們都快活起來了，那些低垂着的花啊，草啊，木啊，也都歡喜的抬起頭來了。

但是皮威多洛却很高興，他說：

『現在所有的一切，都不能看見我了。他們祇看見這層疊無窮的雲，不能望我了。我很不願意在我和世界的中間，有什麼阻隔。是的！假使

我變成了雲，那又多好呢？亞奴阿利烏斯神！我再也不想做太陽了，像你這樣偉大，一定可以毫不費事的使我變成雲的，請你使我變成天空中的雲吧。」

『那麼讓你做雲吧。』神說。

於是皮威多洛又變成了一片雲，漸漸的大起來，烏黑的佈滿天空，引得雷也響了，電也閃了，一齊向地面下總攻擊：傾盆大雨，把田裏的植物都踏平了；括起大風，揭去人家的屋頂，吹到人家的牆垣；又括到海面，興波作浪，覆沒許多船隻；又變成海嘯，把海水滾到陸地，吞沒了許多農村。皮威多洛在上面看見這種情形，在他當然十分高興，可是我們一般人民就受了大禍，慘痛得很啊！

『這一下，再沒有比我更强的了！』皮威多洛說着很驕傲的轉身

回上天空。

但是，還有一樣東西比他更強的站立着他的面前了。他看看那是什麼東西呢？那却是在山腹裏的一塊龐大的岩石。這一塊岩石，隨你括着多麼大的風，也不會移動牠一點的。皮威多洛見着很生氣的喊：

『你這個東西比我更強嗎……我真受不了。』

於是他想使盡生平的氣力撞過去，要把岩石撞倒，可是牠——岩石——依然一點不改樣子。』

『亞奴阿利烏斯神啊！這岩石比我還要強呢。無論如何我要做岩石，我做了岩石，才能够做成地上的最強的東西，我才能够滿意呢。』

『那麼讓你做岩石吧！』亞奴阿利烏斯神說。

於是皮威多洛馬上又變做岩石了。皮威多洛多麼的歡欣和得意

啊！你想想看，他再也不會飢餓口渴，又不要勞動工作，無論怎樣括着大風，也不能損他一根毫毛，始終站在一個地位，很結實的身體動也不動。

『實在我是個非常的人啊！』皮威多洛高興而又驕傲的說。

過了幾天，一個男子手上拿着器具走到山上，那個男子在這裏不知幹些什麼。一刻工夫，皮威多洛的脇腹——很堅固的岩石的中部——忽然崩壞，受了很重的損傷。皮威多洛經此一擊，那種得意洋洋的神氣，頓時烟銷雲散了。

『那男子真希奇啊！像我這樣在世界上算是最強的東西了，也會被他擊碎，這個祇有人類才能做得到啊！我想做這樣的一個人，像他那樣，豈不是成一個世界的征服者嗎？……啊！亞奴阿利烏斯神啊！我這是最後的最後的一個要求了。請你使我成爲那個擊碎我——岩石——

的男子吧！皮威多洛很誠懇的說。

『好得很！』神說着，皮威多洛馬上變成鑿山腹的石工了。

『哈哈！我又轉回了我原有的生意了，我真是夢想不到這種生意是這樣好的。對了！這些經驗是世界上寶貴的事物啊！』

十、聰明的女孩子

一對鄉下夫婦把嬰兒放在搖籃裏，讓她獨自留在家裏就出去耕作了。有一位年老的白髮婆婆，靜靜的溜進來吻嬰兒的眼睛和額角，然後說：『把美麗和智慧兩樣禮物贈給你吧。』等到雙親回來，嬰兒果然美麗得和從前兩樣了。後來嬰兒漸漸的長大，在這個鄉裏，沒有比她再可愛的女孩子了。

有一天，父親在田裏耕作的時候，忽然發現一個黃金製成的搗米臼子。

『我用不着這個東西，可是把牠獻給國王，倒是一種很好的貢品哩。好吧！就送去吧！』他說着就回家換過一套漂亮的衣服。

他那賢慧的女兒對父親說：『爸爸不要吧！國王看見了白子，會說——沒有杵，單這白子有什麼用呢？』可是父親不聽女兒的話，還罵她『別說閒話！』就出去了。父親跑到宮殿裏，跪在國王前面恭恭敬敬的說：

『陛下請賞鑒這粗糙的東西吧。』

『多麼美妙的東西啊！』國王接過白子說，『可是杵在那兒呢？』

『唉！就是沒有發見杵呵。』農夫答。

『你發見了沒有杵的白嗎？不見得，你大約把杵藏着啊。明天早晨，不把杵送來，朕就把你關進牢裏當盜辦。』

可憐的農夫懊喪萬分，在他退出國王之前的時候，自言自語的說：『我的女兒真是個聰明的傢伙啊。』

『你在說什麼？』國王問。

『噢！不過我想起女兒媿伊娜說的「單是一個白，陛下不能滿足，一定要你拿杵來的。」這一句話罷。』

『那麼，你的女兒比你聰明得多了。』

『實在的。』

『好吧！我有一件事情，告訴你的女兒，就是你把這個亞蘇拿回去，要她替我織成我所有軍隊所要穿的襯衫的布料。』國王把亞蘇拿和魚骨製成的捲絲筒和紡車交給農夫，又說，『假使你的女兒不肯做或者做不出的話，朕要把你父女兩人都關在牢裏。哈哈，再見吧！』

農夫給女兒攬了這樣的一樁好買賣回來，但是媿伊娜却很平靜的，一點也不在意的笑了一笑說：『爸爸放下亞蘇拿，把捲絲筒和紡車送

回國王去，你對國王說，我現在很起勁的搓着麻線，請國王把這魚骨製成織布機械交給我，我就一定去做所有軍隊穿的襯衫了。」

農夫本來不想去對國王說的，不過沒有法子，祇好去見國王。國王這一天，很寬大似的，當農夫反覆把女兒所說的話奏給他聽了，却大吃一驚的說：

『唔！你却有一個大膽的女兒，這不是尋常的女子。朕要見見你的女兒，見了以後也許替她找一個配得起她的男人做她的丈夫。告訴她，不必搓麻了，來朝見朕吧。可是有一個條件，——國王最喜歡開玩笑的——叫她不要穿衣服，但不能裸體；也不許走路，也不許乘馬，驢子，和騾子。哈哈，再見，你去吧。』

『這怎麼辦呢？我的女兒能够應付這件事嗎？』農夫頹喪的說。

但是無論如何，國王所說的不得不都告訴了女兒，女兒聽了祇付之一笑。她說：『嘻！這有什麼困難呢？』

於是媿伊娜在自己的房間裏，脫了衣服，解開她那很長很長的頭髮，一直披到脚跟，把一張大網捲在身上，又跑到田裏，牽着一隻父親養的老羊，她一隻腳踏在羊背，用一隻腳跳跳蹤蹤的來到宮殿了。

國王看見媿伊娜十分歡喜的笑着說：

『粗野的男子，那能配做你的丈夫呢？媿伊娜，你肯嫁給我嗎？』

於是國王就和媿伊娜結婚了。他倆很幸福很愉快的生活着。有一天，國王騎馬到鄉下散步，看見一匹很俊秀的馬在草原上吃草，不覺贊嘆的說：『那匹馬好極了！朕所有的馬都比不上牠呢。』便命令手下捉了那匹馬帶回御廄裏。

那匹馬的主人，知道這件事以後，自然非常憤怒，於是走到殿前，要求還那匹馬給他。然而國王不理他，把他趕走了。

這時候，坐在旁邊伴着國王的王后媿伊娜，爲國王打算似的勸道：『那匹馬或是還給農夫，或是拿相當的代價買過來吧。』可是國王生性是很固執的，沒有聽從王后的勸言。

王后於是暗地裏使人到農夫家裏，教他怎樣取回那匹馬的方法。農夫便稟承王后的意旨去做，他抬着魚網在都市的附近走來走去，又不斷的沿着宮牆的四圍踱着，同時還喊道：『喂！喂！我是一個獵人，有誰請我網魚的沒有？』農夫這樣喊着走道，一直走到國王寢殿的窗前，依然大聲喊着：『喂！喂！我是一個獵人，有誰請我網魚啣！』國王聽得討厭起來，實在忍不住，便罵道：

『走開吧！討厭得很！這樣來來往往的喊叫！你不是有名的獵人嗎？怎麼要人家請你網魚？你這個草包，你以為有幾條大魚在朕的御溝裏嗎？』

『陛下才是獵馬的好獵人哩！可不是你在我的牧場上得了一匹好馬嗎？』農夫大膽的說。

國王聽了這有趣的答話，從心坎裏笑出來，馬上就吩咐手下送還那匹馬給那農夫了。然而國王因此却非常生氣，等到農夫走了，就召王后到來，很不高興的說：

『朕知道是誰去教那個草包和我這樣開玩笑的，那就是你！你一點也不為朕着想，你最喜歡那鄉下的草包嗎？好！你給我走吧。我不需要你了，快點從這裏出去。』

王后媿伊娜答道：『好得很！我就回家鄉去吧，那些草包和鄉下的人們很歡喜見我呢。可是叫我空手的回去，却有點不合理吧。因為陛下要我嫁給你的時候說過——宮中所有的最貴重的東西都是你的了。』

『唔！你歡喜什麼就拿什麼走吧，可是馬上就要出去。』

就在這裏，媿伊娜用一種不可思議的力，使國王一接觸這種力，便沉沉入睡，等國王熟睡之後，便叫一輛馬車來到王宮前面，把熟睡的國王抬到車中，和自己一塊兒駕起馬車回到鄉下爸爸的家裏去了。到了家裏不久，國王就醒過來了，看見媿伊娜依然坐在旁邊——這裏黑暗得很，我是在什麼地方喲！好像一間很狹的房間，這張床又是硬得要命。國王在這樣懷疑之下，稍微吃了一驚，喊道：

「我在什麼地方呀！這裏是什麼地方？到底幹什麼嘍？」

「我是照你所說的做的。你還記得把我趕出去的事嗎？那時候，你說，宮中所有的一切，你歡喜什麼就拿什麼走，因此我就遵從你的命令，把你帶走了。」媿伊娜從容的答。

國王聽了哈哈大笑不止，笑得幾乎把農夫家的屋樑都震壞了。車子，在回宮中的途上，國王還笑個不休，自然，王后媿伊娜也在車子裏笑着，坐在國王的旁邊，從此以後他倆永不分離了。他們的國家是盛平康樂的，以至萬萬歲。

十一、無耳公主

古時候，某國的國王，祇有一個很小的公主。王后產下公主之後就死了，國王祇好雇一位乳母來撫育公主。有一天，——公主長到四歲的時候——乳母照常帶着她在殿前的庭院玩耍，公主在綠蔭樹下玩了一會，又在柔軟的青青的草地上跳舞，翻筋斗鬧得非常有趣。到了正午的時候，乳母因為熱不過，漸漸的瞌睡起來，就坐在那裏呼呼地睡着，等到睡醒了睜開眼睛一看，小公主的影子也不曉得在什麼時候不見了。乳母驚惶起來，叫着公主的名字，在庭院裏這兒那兒到處尋找着，喊着，却聽不見小公主的回音，小公主的確不見了。

可憐的乳母，想起來怎樣去見溺愛小公主的國王呢？就很傷心的

椎胸叫苦。

「唉！怎麼辦呢？！怎麼辦呢？國王至少要給我死罪了。」

衛兵們聽見乳娘的叫聲，走來詢問原委之後，分頭到處去尋找，所有沒有光線的地方都去看過，全沒有一點影蹤。馬上就是吃午餐的時候了，國王問左右道：

「公主在那兒呢？」

大臣們都嚇得同死人一樣，面色灰白，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一句話也答不上來。

「公主到底在那兒？」國王又問。

「唉！對……對……不起，陛下……的的確確，想不到，公主……遇……遇了災難了。」總理大臣戰慄地囁嚅着回答。

國王聽到公主失蹤的事情，悲痛得幾乎要哭出來了，馬上下了一道命令：

『如有尋得失蹤的公主回來的，要什麼就酬報什麼。』

但是過了六個月，依然沒有一點消息，於是又傳令到各省各縣。

『不管基督教徒也好，異教徒也好，能够尋得公主回來的，要什麼就酬報什麼。』

然而這樣又過了一年，也沒有一個人來宮裏報告。國王愛女心切，不能就此忘懷，日夜悲泣着。

話又說回來了，原來殿前的庭院中，是有一口井，公主當乳母沉睡的時候，走到這個井邊，憑着井欄俯視澄清的井水，好像一面鏡子似的，照見和公主一樣的一個小小的女孩子，公主便伸出紅嫩的小手『喂！

喂！』的去招引她，當這時候，井底忽然鳴的一聲，現出一個又大又長，滿生着毛的手，拉着公主拖到井底去了。公主就是這樣失蹤的，那個拖她下去的，却是吃人鬼哩。

於是公主在井底和食人鬼一塊兒生活了五六年。井底是一座比宮殿還要大十倍的大岩穴，裏面的房子，盡是黃金鑽石鑲成，各處佈置得美麗繁華，雖然太陽光不會照到這裏面來，也很光亮，和白晝一樣。公主在井底被招待養育得很好，有給她脫衣服的侍者，有給她穿衣服的侍者，有給她洗臉的侍女，有給她梳頭的侍女，有服侍她吃早飯的僕役，有伺候她吃晚飯的侍役，甚至公主睡覺也有替她整理床鋪的侍女。公主在這裏過慣了，也並不覺得很苦。吃人的鬼整天呼呼地熟睡，到了夜晚，就出去攫取生人。公主見了吃人鬼就害怕得喊叫，所以吃人鬼盡可

能的不給她看見，免得她恐怖。

在這裏公主長大了，生得非常美麗。有一天晚上，公主躺在床上還沒有睡着，聽見吃人鬼預備出去的時候，她比平常更加注意的靜着耳朵去聽，聽見他操着討厭的乾澀的聲音說道：

『給我叫廚司務來。』

廚司務遵命來了。

『我想總可以好了吧！那女孩子不是很肥胖嗎？』

『可是要去看看才行呢。』廚司務說。

馬上，公主聽見他們兩個人靜悄悄的轉開公主房間的門。啊！無疑的，他們是說她了，吃人鬼是想吃她了。公主想到這裏，就覺得事情已到了很危急的時候，就感覺得身體好像縮短起來了。於是她盡量把身體

縮小，彎彎的縮成圓形，裝着好好的睡着的樣子。吃人鬼走近床邊很小心的掀開被頭去撫摸公主的身體。

『再過一個禮拜就可以給大王吃了。』廚司務說。

公主聽了這話，胸中有幾分安樂了。啊！他說要再過一個拜禮嗎？唉！吃人鬼恐怕吃不了吧！

於是公主不斷的絞着腦筋去想。想呀！想呀！不久，她就想出一個很好的辦法。不管天亮了或者還沒有亮，她就爬起來出去，走到岩穴的洞口，正對那個井眼，停着等待上面的人來汲水。終於聽見有人在上面抽動轆轤，接着釣桶觸着水面砰的一聲，很大的響了一下，公主趕快緊握着釣桶的繩子，兩腳踏着釣桶——公主的身體非常的重——上面開始慢慢的拉上去，不幸到了中途，繩子斷了，釣桶和公主撲通的一聲，一

齊落下水裏了。

井裏的侍女聽見有什麼東西掉下的聲音，就趕快走來把公主從水中拖了起來。公主說：

『我忽然眼睛一眩就跌倒了，請你不要把這件事說出來，不然吃人鬼一定會打我的呀。』

這樣的一天過去了。

第二天，公主又到那裏等了很久很久，釣桶總不見落下。那麼，公主非另外想個逃走的方法不成了，但是嘴裏說說是很容易的，要去絞腦筋想個妥當的方法就很困難了。然而想逃出這個岩洞，在現在這個時候，除却依賴釣桶的繩子以外，再也沒有旁的手段了。

這樣的又過了一天。

公主依然不灰心，到了早上，又走到岩洞口，可是這天釣桶依然沒有落下來，這樣又過了一天。

這天早上，她正在哭着，眼淚汪汪的落在澄清的水裏，忽然看見一條銀色尾巴，背脊中間有三粒黑色斑點的，黃金似的赤色小魚。

『啊！你真幸福，你能够在水裏自由自在的游泳。我呢？也沒有親人，也沒有朋友，獨自一個寂寞的過着。唉！我的天啊！』

小魚好像聽見公主所說的話似的，撥動尾巴，把嘴一開一合的，一直游到水面上。

『啊！你是多麼幸福喲！我，沒有親人，也沒有朋友，獨自一個在這裏，再過四天，就要給吃人鬼當飯吃了。』公主又說。

尾巴像銀一樣，背上有三點黑色斑點的，紅色小魚游到水邊說：

『假使你是王族的人，而且和我結婚，那麼，我們兩個人就可以得救，因為降在我身上的魔法，一定要這樣才能解除呢。』

『唉！我本來是個公主啊，我就嫁給你吧。』

『那麼，我高興極了，請你乘在我的背上，小心的握着我啊！』

於是公主乘着魚背，緊握着魚鰭，小魚很起勁的向前游去，游到井底，恰巧地下的泉水流過旁邊，小魚便極力背着公主，很巧妙的游到水流裏面去了。可是突然有一尾很大的魚，張開龐大的嘴巴，一直游過來。

『給過路錢喇！否則不讓你通過。』大魚喝道。

公主沒有辦法，祇得扭斷一隻耳朵扔給牠，才能通過，再向前面游去。哎！可怕得很！一下又碰到一條比先前那條更大的，張大嘴巴，突出鋸一樣的牙齒的魚，叫道：

『給我過路錢啊！不然，你們休想過。』

公主祇好再把其餘一隻耳朵扭斷，扔到惡魚的口裏了。

這樣的游着，兩人終於游到地面了。小魚把公主放在堤邊，然後自己舉身一跳，離開水面。剛才還是小魚，現在忽然變成一位面上有三粒黑痣的很漂亮的青年了。

『我們去見爸爸吧！我已經離開爸爸十三年了。』公主說。

他們到了宮門，守衛的無論如何不肯讓他們進去。

『我們是你們的主人呢。我是公主，曉得嗎？』

公主雖然這樣說了，可是誰也不肯相信，就是國王也同樣的不肯相信。

『誰能認識呢？』國王想了一想，又說，『或許真的是我的女兒也』

「未可知，且召他們進來看看吧。」

公主來到國王前面，國王把公主從頭到腳，詳細看了一遍，覺得好像是真的女兒，又好像有些假冒。公主把一切的經過都告訴國王，祇是關於耳朵那一節就沒有說出來，因為她是太害羞了。她始終是披散着頭髮，使人不會注意到她是沒有耳朵。

但是有一位大臣注意到了，忽然大聲叫道：

「你的耳朵怎麼啦！在什麼地方失掉了耳朵呢？」

國王一聽到公主沒有耳朵，登時以為被騙了，就很生氣的吩咐趕他們出去，叫公主做洗鑼子的厨娘，那個拯救公主的「魚太子」就做掃除御廄的工人。國王想，要這樣才可以使他們感覺到騙人的懲罰呢。

有一天，因為國王很想吃魚，御廚司到市場裏去尋找，祇買得兩條

魚，但是誰也不曉得這魚是什麼名字，連賣魚的也不曉得。這魚是前一天得來的，放到現在，已經當作壞魚賣了。

『也好，拿到御廚去吧。』國王說。

不知名的魚到了御廚，御廚司馬上把牠剖開。啊！你猜，裡面有什麼東西呢？有兩隻腥血淋淋的人的耳朵啊！

御廚馬上叫『無耳姑娘』（這是人們給公主的雅號）來。

『無耳姑娘！無耳姑娘！這兒對於你有很好的東西呢。』

公主聽見趕快跑來，看見這是她的兩隻耳朵，歡喜得手舞足蹈，拿了試試貼在生長耳朵的地方，就很神妙的牢牢的黏住了。公主回復原有的耳朵後，國王才認出來，非常歡喜的說：

『她是公主啊！是我的女兒呢。』

於是全國舉行慶祝大會。大鬧了八天，從此一直到國王年紀老邁，血氣衰弱了，就把王位讓給公主們了。『小魚王』和『無耳后』在很長的期間，是非常幸福的統治着國事。

十二、傻孩子

古時候有一個很有知識很懂世故的女人，她的名字叫格蘭納阿亞，她却有一個自古以來，未曾有的，非常蠢笨的孩子，叫做威爾特伊耶魯羅，但是母親非常寵愛孩子，簡直把他看做世界上最好的兒子，始終很仁慈的撫愛着。

母親養一隻孵卵的母雞，她是希望孵出一羣雛雞來賺一筆錢的。一天，她有點事，非要出去一趟不可，便叫兒子來吩咐他道：

『我的乖乖呀！你好好的聽我對你說啊。你留心這母雞，假使牠一離了窠，你就趕牠回去啊。不然，雞卵冷了，我們就得不到小雞了。』

『曉得了，曉得了，媽媽放心吧。我不是聾子哩。』威爾特伊耶魯羅

答。

『不，我還要告訴你一件事。好乖乖，你聽我說，茶櫃裏有一個罇子，是裝滿有毒的胡桃，你不要饞嘴，不然，你吃了就會沒有性命。記着啊！』
母親說。

『哦！我不高興吃有毒的東西的，可是媽媽你真好，連這一點都告訴我，要是可以吃的東西，我一定要把牠吃光也未可知呢。』
威爾特伊耶魯羅答。

母親出去了，兒子在家裏覺得沒有什麼事可做，便走到庭前，在地上掘了一個大窟窿，鋪上荊棘和泥草，想使那些附近的，偷取果物的兒童們，跑來跌陷下去。將近完功的時候，忽然看見母雞走了出來，威爾特伊耶魯羅便『噓……噓……到這裏來，不到那面去，噓……噓……』

的趕着；但是母雞一點也不理他。他更大聲，一面『噓……噓……』的叫，一面以腳頓地，又把帽子扔過去，最後又拿棍子打過去，可憐的那隻不幸的母雞就倒在他的腳下死了。

威爾特伊耶魯羅自己很覺得太魯莽，就想去彌補這次的錯處。他想，第一不要使雞卵冷卻，便馬上走到雞窠裏面，彎彎的坐下去，不曉得身體太重，雞卵都給他壓碎，卵黃都流出來了。這一回的失敗，使他非常的悲觀，正想把頭碰到壁上——忽又想起太過悲傷，肚子是很容易餓的，不覺糊裏糊塗的肚子就餓起來，便打定主意，不管三七二十一，要把母雞吃掉，於是馬上拔去雞毛，插上鐵叉，生起蓬蓬勃勃的火去燒炙起來。燒雞弄好了以後，他把各樣東西預備好，想開始吃飯，拿了一塊很漂亮的桌布，鋪在桌子上，又拿鏟子到地倉裏斟些葡萄酒，剛開了酒栓，便

聽見一陣騷鬧聲，又好像馬蹄沙沙的聲音，他驚慌得變了面色，一直衝過去察看。原來是一隻雄貓，銜起燒雞要逃走，另有一隻貓兒，想分一半食物，便嗚嗚嗚的追着。

威爾特伊耶魯羅便好像脫了鎖鍊的獅子似的，去追雄貓，那怕屋子裏所有的牆角，穴洞，都要追進去，結果把燒雞取回來了。

他剛才離開地倉，忘記把酒甕塞好栓子，在追逐貓兒的時候，葡萄酒已經完全流了出來。等他忽然想起這件事，趕快再去一看，地倉的一面成了酒海了。威爾特伊耶魯羅急得哭起來了，過了一會，他想把這次的災難，要去彌補好，讓母親歸來不會知道，於是他便去搬運裝滿的麥粉，一包包的移到流滿葡萄酒的地方。

他屈指一數自己闖禍的次數，恐怕母親從此不再愛他，就決心不

如在這世界上不和母親見面，他便把母親所說的那鱧有毒的糖胡桃都吃完，然後走到廚房，躲藏在灶下。

不久，母親回來了，叫了好幾聲，聽不見答應，她想兒子一定是做了什麼壞事，更大聲叫道：

『威爾特伊耶魯羅啊！威爾特伊耶魯羅啊！你聾了嗎？我那樣的叫，你也不答應。你不跑出來，莫非是跌痛了嗎？你躲在什麼地方？你這個孩子到底在那兒啣！』

母親這樣的喊叫，不久，聽見一種悽慘的聲音說道：『我是在這裏，是在灶裏呀。我在世界上再也不能見母親了。』

『那是幹什麼？』母親問。

『我吃了有毒的東西哩。』

國王說。

『那麼，國王應該告訴公主，是和怎麼樣的一個男子結婚呀！國王大概還沒有知道我是沒有能力，不能夠養活公主的吧！如果國王一定要把公主嫁給我的話，却不要陪什麼粧奩和金錢等等，因為我不想要穿得很美麗的妻子哩。』

小公主對於這件婚事，很是悲痛，她的哥哥國王，也陪着她哭，然而沒有別的辦法。結婚的禮節，非常簡單。就這樣，優麗維它公主和她的丈夫挑水夫，一塊兒搬到山上荒涼的屋子裏去了。街路上的人們看見，都驚奇的說：『喂！看吧。公主和衣服襤褸的叫化子，在一塊兒呢。』

公主到了這個老實的丈夫家裏，就和着衣服襤褸的丈夫，還有一位丈夫的年老母親，一塊兒過日子了。

『這裏不是穿華麗的衣服的地方呀。』年老的婆婆說。她是要優麗維它公主穿粗布衣裳，穿木屐，要一天到晚的縫洗衣服，打掃房子和生火燒飯，還要扶助丈夫跛了的腳。說到吃的東西，祇是吃些硬飯，而且不許她吃飽。

優麗維它公主，天天的哭，但是她很誠實，無論如何總是一心不變的。這個衣服襤褸的丈夫，雖然不很中意這位賢良的妻子，但他是心地柔和的男子，對於優麗維它公主也很覺得過意不去，祇是沒有什麼別的辦法。這樣，優麗維它公主最快樂的時間，只有睡着在牀上做夢的時候，她在夢裏，可以遇到許多快樂的事情呢。有一個晚上，公主夢見她自己到了一間很暖和、很光亮、很宏大的宮殿裏面。公主周圍一切的人，都很快樂的歡迎着她，唱很好聽的歌，又奏很幽雅的音樂給她聽。她自己

穿着華麗的衣服，頭上戴了寶石的裝飾。桌子上擺了許多果品，她和許多美麗的朋友，一塊兒圍着桌子，個個都很愉快的樣子。

公主一醒轉來，睜開眼睛，就把夢中的事情，告訴她的丈夫；可是她那穿破衣的丈夫說：『那是夢呀！那祇是夢呀！不要再想到這些事了。啊！已經是要起來生火的時候了。』

第二晚，公主又做了輝煌宮殿裏的人，一直到天亮的時候，她睡在那山野荒涼的小屋子裏還沒有醒。她祇覺得是在一間很華麗的寢室裏面，侍女們替她穿上了很珍貴的衣服，引導她走進另一間很大的餐室，侍從們又捧着早餐上來，很恭敬的等待着等公主的吩咐。

『給我預備馬車吧。』公主說，立刻就是一匹白馬，拖着一部鑲了黃金的車子來到門前。她上了馬車，就吩咐御者，駛往哥哥的宮殿裏去；

到了宮裏，她請青年的國王，和王后一同去赴宴會。國王和王后雖然答應了赴宴，然而非常驚奇，停了一會，也就同着優麗維它公主，一塊兒乘車出宮來了。

『你的丈夫這樣富起來了嗎？』國王忍不住的問，但是優麗維它公主對於丈夫的事一點不說。他們順道還請了兩位姊姊，姊夫和許多朋友，都來宴會。

優麗維它公主的家裏，佈置得華美極了。貴客們遊玩了會，就開豐盛的宴席，同時，樂師們奏着輕快的柔和的音樂，來助歡樂。當宴會快要完的時候，有一位客人，忽然仰頭向屋上一望，看見天窗上一個孔，裏面坐着一個衣衫襤褸的男子，很不自然的笑着，望了下面。

『什麼！那地方有一個衣服襤褸的男子！』那客人叫了。

到手裏仔細的看，又放到鼻子尖上嗅了一下，的確是好吃的東西，送到嘴裏咬一口，嚼得很有滋味。『啊！不要疑惑了，完全是真的。』於是季季同着狗和貓，非常快活的吃了一頓很好的晚餐。

季季自言自語的說：『那位老太太一定是個妖精，這一頓酒食，一定是老太太送給我的戒指弄出來的。』因此，他就試試還想要些什麼東西，他想了好幾百樣——金鏢啊！銀錢啊！媽媽、妹妹及自己穿的衣服啊！馬啊！車子啊！劍啊！砲啊！接着還胡亂想出許多的東西。

『我太笨了！總是想不出最好的東西出來。我聽說世界上的人們，要是太幸福了，腦袋就要發昏的，我不高興弄昏我的腦袋，我要好好的保護牠呢。』

後來，他也不想什麼了，把樹葉子鋪成一張床，把貓放在頭上，又把

狗放在腳邊，呼呼的睡熟了。

第二天清早，季季爬起來帶着狗和貓出發，看到周圍一切的東西，都覺得很有興味，不知不覺的快活得唱起歌來。後來，他自言自語的說：『在清靜的早晨出來走路，世界上再沒有更舒服的事情了。那裏還要馬和馬車呢？——你又想到這上頭來了。』季季自己覺得好笑起來，『兩隻壯健的腿，和昨夜在森林裏用小樹枝做成的手杖，比國王的車子要好得多啦。』他很愉快的越過山谷，渡過河流，走過牧場，同着兩個朋友——貓和狗——的確是再好沒有的同伴。走了不久，他們走到一座建築在路旁很幽雅的別墅前面，看見樓上一位美麗的青年女子，正憑着窗欄眺望，當她看見季季在了一面經過，就無意的笑了一笑。

『啊！能够整天的望着這位美麗的少女就好了。但是她那裏會肯

和我這樣窮的人說話呢？！怎樣才能够……」季季歎了一口氣的說。這時候，他忽然想起老太太說的，世界上的東西，想要什麼都可以馬上得到的話。於是他就一面旋轉着戒指，一面說：

『我想要一座很宏大的別墅，比那位少女站在窗口眺遠的樓房，還要壯麗，並且要造在她的正對面的地方。』

季季的話剛說完，他已經不是站在路旁，馬上到了一間比宮殿更華麗的大廳裏了。他從窗口望到對過，那位少女還是靠住欄干微微地笑着。這時候，季季看看自己身上，還是穿着積滿了旅途中塵埃的破舊衣服，傍邊蹲着一隻狗和一隻貓。好這隻戒指的確不錯。於是他說要穿好的衣服，馬上就有華美的新衣，給他穿在身上。他說要用僕役，馬上就有很多的僕役應聲來了。他又說要酒，要看饌等等，立刻就有許多沒有

見過的美味陳設在面前了。

『這一下，她大概肯和我說話了吧！』季季一個人這樣的說。到了第二天早晨，果然，少女的父母來拜訪季季了。他們說，很希望和這位闊綽的新隣居結交。他們看見季季家中珍貴的傢具，華麗的衣服，尤其是掛在季季項頸上的鑽石，眼睛幾乎要看花了。他們極力贊美季季，季季也對他們表示非常的親熱。

過了一天，季季去答訪隣居，他們很慇懃的回女兒瑪利亞。綠德出來招待，兩個少年男女就很容易的熟悉起來了。季季在這一天，向少女求婚，她的雙親以爲季季是一位貴人，就很高興的答應他了。

結婚前一晚，他們母子三人一同來訪候季季，在談話中間，瑪利亞。綠德問起這樣宏麗的大廈，怎麼能够建造得這樣的快，請季季告訴她。

季季是個很純潔很誠實的青年，便把他怎樣的想要到社會上來求些見識，怎樣的遇見一位老太太，怎樣的給了他一個戒指，接着又把經過的一切，毫不隱瞞的完全告訴了她。

「那麼，你這寶貴的戒指，是常常戴着的嗎？」少女問。

「是的，常常戴着的。從早到晚，從睡覺到起牀，總是戴着的。」季季答。

少女得到了這個秘密，就偷偷的私自告訴了母親。等到他們四個人在一起吃晚飯的時候，季季望着對面沒有留心，她的母親暗底裏拿了一點催眠藥品，放在季季的酒杯裏，又拿一點放在桌底下狗和貓吃的盤子裏面。過了一刻功夫，季季就閉起眼睛，靠在椅子上呼呼的睡着。同時，狗和貓也跟着伏在主人的腳邊熟睡了。

『啊！公子旅行太疲倦了，扶他到床上去睡吧。我們就要回去啦。』少女的父親吩咐僕役們說，過一會又對他們說道：『你們都到我的家裏去，我還有話講呢。』

於是僕役們和客人一塊兒走了。季季的屋裏，祇有瑪利亞綠德一個人留着不走，她趁季季熟睡的時候，走近他的身邊，偷了他的戒指。可憐兩隻狗和貓也睡得像死去一樣，不能起來保護牠們的主人了。

瑪利亞綠德離開季季的別墅，就戴上那個魔法戒指，旋轉着說道：『我要把季季的房子，搬到對過最高的，最危險的，積雪最深的山峯上面！』

忽然間，季季宏麗的別墅，馬上就在前面不見，飛往瑪利亞綠德所指定的山峯上去了。於是她跑回家裏，把事情告訴了母親，她們裝做驚

駭的樣子，倒在季季的僕役前面，並且告訴他們說：

『你們的主人，一定是個很惡的魔法師，他用奸滑的手段，欺騙你們了。唉！我的女兒真是從危險的地方逃出來的呀！』她倆說完，又給了許多的錢，把他們統統辭去。

第二天早上，季季睡醒，冷得不斷的發抖，不曉得是什麼緣故。他記起昨天晚上的事情，他自己沒有上床睡覺；他又看看自己周圍，房子還是和昨天一樣，狗和貓也在這裏，但是天氣冷得不得了。他爬了起來，走到窗前，看看對面的別墅，他想也許會看見瑪利亞祿德在窗口憑眺的姿態。可是他看到外面的情形，吃了一個大驚，叫道：『啊！今天不是我結婚的日子嗎！這個是怎樣呢？』他所希望的東西，完全飛去了，祇看見崎嶇的山，紛紛的白雪，和銀灰色天空罷了。究竟怎麼辦呢？他嘴裏吹起

哨子，沒有一個人答應。他大聲的叫喊僕役、御夫，也沒有一個人出來。他的屋子好像墳墓一樣的淒涼寂寞。他從樓上找到樓下，遍屋子裏面，除開狗和貓以外，祇有他自己一個人。他的壯麗的別墅，在昨天夜裏已經搬到了最高的山峯頂上，四面盡是皚皚的冰雪和危險的峭壁。

『這是什麼人幹的啊？』季季無聊的叫着。他又想：『有誰懷恨我嗎？有什麼魔女或是魔法師，對我生氣嗎？』等一下，這不是什麼要緊的，我把戒指旋轉起來，說一聲到山下去就得了。』

季季說着，看看手上的戒指，可是已經沒有了。他心裏起了慌，但是沒有辦法。後來，他慢慢的回想昨天晚上所做的事情，想起在吃飯的時候，非常想睡，但是記不起他離開桌子和客人們道晚安的情形，而且這隻戒指的祕密，祇有瑪利亞綠德一個人知道……

「啊！那美麗的瑪利亞綠德騙了我啦。」他一口氣的說。

要想下山，這是非常困難的事情。這個山上沒有道路，倘若你想打出一條路去，不被積雪陷死，也會失足跌下，在鋒利的峭壁上碰死。現在家裏祇存兩天的糧食，這真是不得了。

這時候，狗和貓看見主人憂愁的面貌，似很懂得的竭力替主人想補救的方法。不一瞬間，牠們表示着說：

「主人啊！請你不要着急吧！人不能夠走的地方，我們是可以走的。請你給我們一天的工夫，你就可以看到，能不能把主人的戒指取回來了。」

「你們真是我的最好的朋友啊！」季季說。

於是季季把許多的食物，給牠們吃飽，然後給牠們開門出去。狗和

貓就鼓着勇氣在雪裏奔走，有時候滑了一個筋斗，有時候滾了很遠，有時候爬着，有時候攀着，有時候抓住東西，有時候跳躍過去，一點不休息的繼續向前，終於到了平地。可是有一條河流橫隔在前面，牠們又想了
一個方法，狗把貓背在背上一同游過去了。

牠們跑到那狡猾的瑪利亞綠德的家裏，已是夜深的時候，全家的人，都在牀上熟睡，門和窗戶都關閉得很緊，幸喜找到後面有一個貓兒出進的小洞，狗和貓就先後的從這個小洞鑽了進去。貓對狗說：

『你在這兒看守着，我到樓上去試試看。』

貓靜靜的爬到樓上，走到瑪利亞綠德的房門外邊，但是房門關得緊緊的，又沒有勉強進去的小洞，牠便蹲着平心靜氣的想找辦法。忽然一隻老鼠從桌上跳下，牠在黑暗裏面就一撲過去，一口就咬住了老鼠。

老鼠掙扎不掉，唧唧的哀哭，想求貓發慈悲把牠放走。

『好！放你去，可是要有一個條件。你要替我把這門兒敲一個洞，因為我要進到裏面去取點東西啦。』

老鼠馬上就去敲門了，牠儘可能的力去敲。可是牠的牙齒已經敲壞，一個洞還沒有開成，祇開得一個很小的，小得連牠自己也不能進去的一個小洞。

『你有小孩子嗎？』貓問老鼠說。

『是的，有七個孩子，——你從來沒有看見過，我那可愛的小孩子呢。』

『那麼，你快去把那最小的一個帶來吧。』

老鼠走去，把那最小的，才生下來祇有二十天的一隻念日鼠帶來

了。貓對牠說道：

『喂！我想你可以很敏捷的很靈巧的替我做一件事。這樣你的媽媽才可以托你的福，保全牠的性命。好吧！你從這個小洞鑽到房裏去，爬上小姐的床上，把小姐手上的戒指拿來給我。你假使不能取下來，就咬她的指頭，她就會在夢中，自己脫下戒指來的。等到那時候，你就把戒指拿到我這裏來啊。』

念日鼠從小洞裏竄進去後，就爬到牀上。

『小姐的指頭上，沒有戒指啊！』念日鼠回來唧唧的哭着說。

『那麼，一定是在她的嘴裏了。你再去一趟吧。你爬到牀上，用尾巴伸到她的鼻孔裏攪一下，她就會張開嘴巴，那隻戒指自己就會跳出來了。你把戒指拿來給我，才可以救你的媽媽的性命。』

於是念日鼠再跳了進去，果然拿着戒指回來，老鼠們得了性命，趕快跑回自己的窟裏去了。貓拿着戒指，靜靜地爬下樓梯，告訴了和牠同伴的狗，一同在後門的洞裏，仍舊鑽了出來。

『啊！主人應該何等的歡喜啊！』貓說。

但是狗呢，有些不大高興，因為牠的身體比貓大，牠沒有能够自己去找着戒指，自己拿回來交給主人。牠們回到河邊的時候，狗對貓說道：『假如你肯把戒指交給我，我就背你過河。』

但是貓却拒絕了牠的要求，彼此就爭吵起來，打得頭破血流。一個戒指也因為牠們鬪爭，落下河裏，恰巧有一條小魚游過，看見落下水的戒指，當做一個很好吃昆蟲，就趕忙的一口咬在嘴裏。狗看到了，就忙着跳下了水，游到小魚身邊，捉住了小魚，從牠的嘴裏把戒指取了回來。

狗又很興奮的對貓說道：『喂！爬到我的背上來，游過去吧。』

貓氣忿的爬到狗的背上，緊緊的抓着。牠們一刻工夫回過河的這面了。那時候，紅日已經昇到天上，季季站在別墅的門口，正是盼望牠們回來呢。

『戒指拿到了嗎？』季季問。狗就把戒指放在主人的腳旁。

『這是我親手拿到的。』貓說。

『要不是我背你過河，你怎麼能够去拿啊，你這樣沒良心的貓！』狗很忿恨的說。

『可是叫老鼠齧開小洞，不是我嗎？』

狗發脾氣的叫了幾聲，又說：『我辛苦的幹了很多工作，你祇做了一小部分，又能算什麼呢？』

『喂！不要鬧！我知道你們兩個，都很勇敢，很聰明，又很忠實。你們救了我的性命，我是同樣的寵愛你們。』季季說着，一隻手撫着貓，另一隻手輕輕的拍着狗，帶着牠們回到房子裏，一塊兒吃飯。狗和貓也就和好起來，把牠們在路中經過的情形，一件一件的告訴了主人。

『好！我們現在就和這個山峯分別吧！』季季說着就戴上戒指，旋轉着說：

『我要把這座住的房屋，搬回到翠綠的平原；把那個狡猾的瑪利亞綠德和她的雙親的房子，搬到這裏冰天雪地的山頂上來。』

兩個願望，馬上就實現。季季回到碧綠的平原；沒良心的父女三個人，就移到雪山的絕頂上去了。

他們父女三個人，將要永遠不能下來嗎？不，季季不過生氣了四五

天，後來又覺得有點可憐他們，就轉着戒指說：『他們三個人雖然狡猾，但是讓他們落到山腹中吧！』所以他們三個人，也就可以走到平地上來。那裏有許多花木，也有一些別的小房子，分散在左近，但是他們的住宅，就永遠的掛在山峯頂上。他們父女三個，在山腹的地方，過他們的生活，季季以後再也沒有看見他們了。

上面的事情，經過不久，季季就離開他的別墅，預備回去看他的母親和妹妹。這個時候，正是他離開家鄉一年零一天。他對他的旅伴——

狗和貓——說：

『喂！我們再去旅行吧！我很想念媽媽和妹妹瑪利亞呢。』

季季帶了同伴，照着從前來的路走着回去，走了好幾天，經過給他戒指的老太太的街市，他想去望望這位老太太，再叨點教訓，但是總找

不着她，不知她到什麼地方去了。

季季回到家裏，他的媽媽和妹妹幾乎不認得他了。他穿着那樣華麗的衣服，已變成一個漂亮的青年，她們那裏想到他是季季呢。

「你這樣快的發了財回來嗎？」母親問。

「寶貝都在這個戒指上哩。」季季笑着拿出戒指來說。

「寶貴的戒指呀！」母親說，「不要儘着說話，我要去替你弄飯了。家裏的東西，恐怕不合你的胃口吧！瑪利亞！快點弄飯啊！」

「不，不要忙。給你們看看我弄菜的本領吧。」季季說着，就有許多麵包，燒雞，葡萄，橘子，酒等等，盡是頂好吃的東西，擺滿了一桌。

「啊！啊！啊！啊！啊！」媽媽同妹妹，驚奇得祇是叫。

「請坐下來，我們來吃飯吧。一面吃，一面我把經過的一切，說給你

們聽。」季季說。

母親便坐下，季季把許多菜，弄到她的盤子裏，媽媽被兒子所說的經過嚇昏了，幾乎一口東西都吃不下。季季說到被瑪利亞綠德所騙的一段，母親哭起來說：『還是在自己的家裏，一塊兒生活的好啊！』

『我也這樣想呢！那位老太太送給我最好的東西恐怕不是戒指，而是在這桌子底下的兩隻狗和貓，也未可知哪。』季季答。

『真的呢！你是這樣強壯的一個青年，要這魔法戒指有什麼益處呢？你不是因為這個戒指受着很大的刺激嗎？你把牠交給我吧！我把牠藏在我的嫁奩櫃子裏，夾在墊被和棉被的中間，你就把現在手上所有的金錢，來幹一番事業吧！』母親說。

『好的，應該這樣做去，假使有一天老太太經過這裏的時候，我們

就把戒指還給她吧！』

現在，那隻戒指還藏着在季季的母親的嫁奩櫃子裏嗎？季季後來有沒有再把牠拿出來，說想要什麼東西嗎？這個可不曉得，當我經過他們的住家附近的地方，祇看見季季引着一匹很精壯的牛，一邊耕田，一邊唱歌。有時候，我又看見他帶着他的好友——狗和貓——在森林裏。狗和貓至今都很壯健的活着。季季也不想回到他從前住過的別墅。附近的人，都很羨慕他的母親，說她有一個好兒子呢。

十五、獅王的三根胸毛

有一個國裏的國王和王后，都是很不幸的瞎了眼睛。從各地聘請來的許多名醫，用盡了各種方法醫治，都沒有一點效果。國王和王后不能看見他們心愛的三個王子的面貌，也不能看見他們費了許多心力，親手治理得很好的國家，他們是多麼的傷心啊！後來有一天，王后聽得有一位很窮的老太太，住在首都附近郊外的一間小屋子裏，病倒在牀上，非常困苦。王后想到這位老太太，寄居異鄉，沒有一個倚靠的親人，又是這樣的窮，覺得很是可憐。她想到這裏，便親自去訪問這位老太太，同時送一點錢去救濟她。於是這位老太太很感激的說：

『我是這樣窮苦的人，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答謝王后，但是我有一

件事情，算作一種謝禮，請王后聽我說吧。——如果王后和國王想把眼睛治好，只要送三位王子去找尋孤立斐恩王，這個王好像是隻獅子和一隻鵬結合攏來的，有尖的嘴，有大的翅膀，又有四隻腳的一種怪獸。頭和翅膀都是鵬的式樣，後半身是獅子的形狀。有時有尾，有時又沒有尾。從牠的胸前，拔取三根紅色的胸毛，就可治好眼睛了。但是，現在我不能够把路徑說給王后聽，叫王子們自己去尋找，總可以找到的。」

王后回到宮殿裏，把這些話告訴了國王。國王立刻就叫三位王子來，把那個窮苦的老太太所說的話，告訴給他們，並且說：

『你們中間無論是誰，能够替我找到這三根胸毛的，就立他做太子，承繼我的王位。』

於是這三個兄弟——由力歐歐魯蘭兜，特伊透——就一同出發

去了。他們走了很久，經過許多的地方，誰也沒有聽到關於孤立斐恩王的話。自從出國，已經是一年一個月零一天了，他們正想預備不再幹這樣的傻事，要回去的時候，忽然在路上，遇到了一位老太太。她叫着問道：

『公子們，到那裏去呀？你們爲什麼那樣的煩悶呢？』

『我們是要尋找孤立斐恩王呢。』王子們說。

『這位大王，是很難得看見的。你們找牠有什麼事情呢？』

『我們是想要牠的三根紅色的胸毛，拿回去醫治雙親的瞎的眼睛呢。』

『那麼，你們向前面走，還有很遠的路。可是不要着急，也不要懊悔，你們從今天起，再走一年一個月零一天，走到高山底下，山麓旁邊的井泉就到了。這口井雖然是很深，祇要你們中間的一位，吊到井底下，到了

井裏，不要怕，有很大的膽量，就可以找到你們所要找的獅王了。你們到了孤立斐恩王面前的時候，要很恭敬的行一個禮，然後請求的說，「請王允許我，編入王的騎士隊中的最後一個，任用我一年一個月零一天吧。」

於是三個王子，就繼續前進。他們又走了一年一月零一天，真的到了高山底下的一個井泉旁邊。他們決定了年紀最長的大哥由力歐王子先吊到井底下去，預備一支笛，在井底下要上來的時候，就把笛吹起來，好教在上面的兩個人曉得，可以把他拉起來。可是井底下十分黑暗，大王子到了井裏不過五分鐘，兩個兄弟在上面看見繩子搖動得很厲害，曉得是大哥求助的信號，馬上就把他拉上來。由力歐王子一上來，却罵他們好忍心，讓他在井裏這麼久，並且啾啾不休的說：

『井水濺起來，把笛子灌滿了，所以吹不響，不能叫喊你們裏面是黑黝黝的，那裏會有孤立斐恩王呢！那個老太太完全是說謊啊！』

『那麼，讓我進去看看吧。』二王子歐魯蘭兜說。於是大哥就把笛子交給他，又放下繩子讓他下去。歐魯蘭兜在井底下不過十五分鐘，因為井裏太黑暗，害怕起來，拚命的搖動繩子，兄弟們就把繩子拉他上來了。他說：

『或許真的會有孤立斐恩王在井底裏面，也沒有一定。可是我想，就算有在裏面，他必定有隱身術的。這個非請魔法師不可啦。』

這一下，輪到最幼的特伊透王子。大哥就勸他不要再幹白費力的事情，但是特伊透決心要去，他說：

『請你們等我一年一個月零一天。要是得不到什麼東西的話，就

算我是死了吧。』

兩個哥哥把笛子交給他，然後放他下去。

特伊透王子，在黑暗的井裏，一點也不害怕，一寸一寸的下去，到了井底，再進到井底下的岩洞裏。岩洞裏最深的壁上，有一扇門，他輕輕把門兒打開，走到一間大廳裏面，看見廳的中央，一隻生翅膀和羽毛的獅子孤立斐恩王很威武的站着。牠的周圍，非常的光亮，不曉得這是從什麼地方射進來的。牠的火一般的眼睛，也閃耀的發光。胸前的赤毛，走近去一看，好像倒釘着許多的針一樣。

特伊透王子，不能够隨便的去拔下三根胸毛就走。雖然已經看到了這樣奇異的胸毛，但是對方是一個很有威勢的孤立斐恩大王，牠決不肯輕易的把胸毛給人家拔去，除非當作特別的紀念品，拿來送給對

牠的忠實的服務的人。於是特伊透王子，就很恭敬的低著頭請求加入孤立斐恩王的騎士隊裏，很謹慎的服侍這個獅王。他在井底裏得了種種的知識，學了許多的技術。到了滿一年一個月零一天，王子去要求賞賜，他就得到孤立斐恩王的三根胸毛，然後向獅王辭別出來了。他走出岩洞，就吹起角笛。他的兩個兄弟到了這一天，看看沒有一點消息，以爲他已經死了，正在想要回去的時候，忽然聽見角笛的聲音從井裏送上來，就急忙扯起繩子，把弟弟拉上，弟弟一上來，就和兩個哥哥擁抱，再取出胸毛給哥哥們觀看。

* * * * *

後來，兄弟們把獅王的胸毛，帶回到宮裏，果然把國王和王后的眼睛醫治好了。不過這次的胸毛，是最小的王子取到的，大王子的

和二王子到了井裏，因為膽子小，沒有能夠向獅王取得胸毛，等到看見最小的王子成了大功，心裏却又非常嫉妬，竟做出許多壞的事情，謀害自己的弟兄，結果，三個王子都死了。原文寫得很長，很悲慘，我恐怕給天真的小讀者們看了，要使得他們不歡喜，所以我就決然刪去，想來讀者們必能原諒的吧。（譯者）

十六、珠子和老鼠國

最古的時候，黑岩市上有一個年老的男子，名叫米內叩。他很窮，他的財產，祇有把麵包屑來養大的一隻雄雞。有一天早晨，他沒有錢購買食物，餓得很慌，不能再忍耐了，他想把他的貴重的財產——雄雞——賣掉，換點東西來吃，當時他就抱了雄雞走到市場上去，他在市場上，遇到兩個很壞的魔法師，講好了一塊錢就賣的，可是魔法師要米內叩替他們把雄雞送到家裏，然後再付錢，所以米內叩就抱着雄雞，跟着魔法師走。他一面走，一面聽見兩個買主細聲的商量道：『真想不着會得到這樣好的東西啊！厄恩納魯勒，喂！我們可以靠着這隻雄雞頭上的珠子，賺許多錢了。我們馬上就把珠子鑲在戒指上吧。這樣一來，我們要什麼

就有什麼了。」

「靜一點吧，伊亞叩布秋啊！」厄恩納魯勒說，「現在我們已經眼見就成大富人了。我想趕快砍下這個雞頭，送掉這叫化子的生涯，來享受我們的好運吧。一個人無論怎樣，沒有錢是不行的啊！世間的人，是憑着你的風采，來估量你的價值的啊！」

這位歷盡辛苦的米內叩，聽了他們的談話，馬上向後一轉，扭着屁股逃了。他一直跑到家裏，連忙砍下雞頭，把牠切開，果然真的發現了一顆珠子。他把珠子鑲在黃銅的戒指上，說道：

「我想變做十八歲的青年！」

剛剛說完，他的筋骨就起了變化，手脚就強健起來，肌肉變得非常細膩，眼睛閃爍地發光，斑白的頭髮已變做黃金的顏色，從前脫去了牙

齒的嘴裏，現在也排滿了兩列雪白的牙齒，堅硬粗糙的鬚鬚那是已經沒有了。他正在覺得奇怪的一剎那，他已經變成一位非常美麗的青年。於是他又說：『我想有一座堂皇的宮殿，並且和國王的公主結婚。』剛才說完，一座華麗的宮殿，就現在面前。那彫刻精美的石柱建築起來的大廳，鑲滿了白銀，真是輝煌燦爛。黃金製的牀，名家的繪畫，一切的寶貝，使平常的人看了眼睛都會花呢。侍從們排列着站在左右，很恭順的聽候命令。馬呀！車呀！是數不盡的。停在宮殿的外面，一切的一切，都是變做貴族了。國王聽到他的消息，很是驚奇，便很願意的把女兒娜它莉啟亞公主，嫁給米內叩了。

過了不久，那一個魔法師知道米內叩成了貴族，便想要奪取米內叩的幸福。米內叩本來有一個妻子，她留下一個名叫佩恩特魯嫩的小



魔法師欺騙米內叩的女兒。

姑娘就死去了，米內叩很是痛愛這個女兒。魔法師探聽得消息，就想法子哄騙佩恩特魯嫩，奪取她的父親的寶物了。他倆背了一隻箱子，拿了許多活動的、美麗的玩具，裝做商人的模樣，等到佩恩特魯嫩在家裏的時候，就跑去把玩具給她玩。佩恩特魯嫩非常歡喜，便問商人要多少價錢。但是魔法師說：『這些玩具是不賣錢的，祇要你去把你的父親的戒指，拿來給我們看一看，就把這些玩具送給你。』又假意的說：『我們想看看那隻戒指的樣子，去照樣做的，祇要得了樣子，就把玩具送給你，一個錢也不要。』

佩恩特魯嫩一點不曉得是騙她的話，馬上就答應，並且約定他們明天早上再來，她就要求父親，把戒指借給他們。就這樣，魔法師們回去了。佩恩特魯嫩等父親回到家裏，就撒嬌的要戴戒指，說是太悶了，帶了

戒指，可以解解悶。結果弄到父親的心也動了，就把戒指交給她。

到了第二天，魔法師如約到來，從佩恩特魯嫩的手上接過了戒指，忽然就不知躲到什麼地方去了。可憐的佩恩特魯嫩嚇得幾乎發昏。

魔法師們拿了戒指走到森林裏，便對戒指說，要解除那個老頭子變成青年的符法。當這個時候，米內叩恰巧坐在國王旁邊，這位青年的貴族，忽然就變了一個老頭兒，雪白的頭髮，額上橫着許多皺紋，眉毛很粗，眼睛凹了進去，臉色非常衰萎，嘴裏沒有一個牙齒，鬚鬚長得亂草一般，背是駝起的，兩條腿抖得幾乎不能站穩。同時他那華貴的織錦花邊衣服，也變做千補萬綴襤褸的樣子了。國王驟然看見這樣骯髒的叫化子，坐在旁邊，很驚訝的叫罵起來，馬上命令侍從們把他趕走。米內叩很狼狽的跑回家裏，向他的女兒查問那隻戒指，想要再去變做一個青年。

可是等到他知道，女兒被假扮的商人把戒指騙去，祇不過爲了幾件沒有趣味的玩具，就把父親弄成叫化子；他看看佩恩特魯嫩愚蠢的行爲，真是憤怒，恨不得馬上從窗口跳下去自己殺了。後來，他慢慢的改了念頭，決定周遊世界，去探訪那兩個假商人的消息。他於是把外套搭在肩上，掛了一個袋子，穿上草鞋，拿了手杖，離開這個因爲一時的過失，起了災禍，驚惶得不知怎樣才好的女兒，獨自去旅行去了。

米內叩慢慢的走着，不知不覺的走到了一個『深穴國』。這裏是老鼠居住的國家，老鼠們看見他，疑心是貓的間諜，立刻把他拿到鼠大王的面前。鼠大王問道：『你是什麼東西？從什麼地方來的？到本國來要幹什麼事情？』米內叩很聰明，就先把乾酪的碎片，獻上國王，表示敬意。然後逐一把自己的不幸講給國王聽，最後告訴國王，這次決心忍受種

種的勞苦，去周遊世界，要尋找那兩個騙他的寶貝的惡人。

鼠大王聽了也很替他不平，就說：『啊！請你寬懷一點吧。』鼠大王又召集老鼠的長老們，開了一個會議。這是專爲米內叩的不幸，徵求大眾的意見，並且命令到會的長老，儘可能的想出好的方法，至少要找到一點關於假扮商人的消息。這時，恰好有兩隻老鼠，是出席這個會議的，一個是歐丞相，一個是跳將軍。他倆很熟悉世間的事情，都住在附近的一家生意很好的酒館裏面，差不多已經六年了。他倆對米內叩說：

『請你放心！這件事情很容易辦的。我記得有一次，在一個許多高貴的人們，喝酒跳舞的大旅館裏，看見有兩個人是從鉤城裏來的。他們飲酒作樂，把最後的一滴酒喝完，就談起他們怎樣的用手段，在黑岩市騙取一顆寶貴的珠子的事情。在那時候，一個名叫厄恩納魯勒的說道：

「我們現在不要把牠失掉！一定不要讓牠離開指頭呀！」

米內叩聽到這裏，便對他們說：『請你兩位做我的嚮導，領我到驅子住的地方，去把戒指取了回來。我一定贈送許多好的乾酪和鹹肉，給你們和你們的大王，作爲酬謝的禮物。』兩隻老鼠聽到有豐富的禮物，就不辭勞苦的，離別鼠大王，引着他出發去了。

到了鈎城，老鼠對米內叩說：『我們到魔法師的家裏去取珠子，請你就在這河邊的樹下等候吧。』老鼠們知道厄恩納魯勒決不會脫下戒指的，所以這一次去奪回戒指，不能不用點策略。牠們等到魔法師躺在牀上，熟睡了以後，鼈丞相就走去咬他戴着戒指的手指。厄恩納魯勒覺着手痛，便脫下戒指，把牠放在牀邊的桌上；跳將軍看見了，就一口含在嘴裏，很快的跑回來，把戒指交給米內叩，真使得他歡喜到跳躍起來。

了。米內叩細細地觀察了一會戒指，又對戒指暗暗地說了幾句，兩個魔法師就變做了兩匹驢子，他自己就去騎了一匹，又採購了許多乾酪和鹹肉，給另一匹驢子馱着，向深穴國回來了。

他們到了國裏，把許多食物分贈給國王和顧問，當作謝禮；並且替牠們祈禱，以後不會被捕鼠器壓倒，和受貓兒的欺侮。

這樣，米內叩重新變做華麗的少年貴族，回到黑岩市，國王和公主娜它莉啟亞又非常親熱的迎接他到宮裏宴會。從此魔法師變成的驢子，永遠做着載貨的畜生，米內叩和公主娜它莉啟亞就很快樂的住在一起。米內叩的女兒佩恩特魯嫩也很快樂的玩着，她以後再也沒有第二次，幹那種給人騙去戒指的笨事了。

『國王已經發狂了！真的，他是已經發狂了！』

京城的市民，擁擠在馬路的兩旁，都等着要看美麗的王后。國王的車快要進到都市的時候，大臣們都很憂慮，有一位大臣，又對國王說道：『國王，臣不是要說無禮的話，新王后是一把掃帚啊。』

國王聽了，很是生氣，他以爲這句話，太侮辱王后了。於是他命令停車，吩咐護衛的兵士，把這位直言進諫的大臣，縛在馬尾巴上，一直拖到宮裏。其餘的大臣們，看見事情更加困難起來，再也不敢多說話了。

國王的御車到了宮城，他想給聚在前面的人民看看王后，便從馬車的窗子裏，伸出頭來對人民說：

『看看你們的王后吧。』

但是話還沒有說完，國王好像忽然從夢中驚醒過來，知道自己擁

抱着的，確是一把掃帚；同時，他又覺得千萬的人民在旁監視着，他是不安極了。

事情弄到這樣，到底是誰的罪呢？這是因為補鞋匠的女兒，受了魔法，所以弄成這樣的笑話。國王雖然明白，但是他很頑固，無論如何，一定要立她做王后。

正在這個時候，好久沒有消息的衛士，平安的回國來了，並且，他還帶了很多的貴重禮物回來呢。

『那麼，俄羅斯國王，有什麼回信給我嗎？』國王非常驚奇的問。

『國王！俄羅斯王回了這樣的信：

「你去，你去試試吧！

你是辛苦的命運！

十七、小小的老太婆

古時候，有一位青年的國王，他還沒有結婚，他想找一位世界上最美麗的女子做他的王后。

大臣們都反對他的意見，說道：

『倘若最美麗的女子，不是一位公主，怎麼辦呢？』

『不，這沒有什麼關係啊！』國王答。

『那麼，現在世界上最美麗的女子，就是那個補鞋匠的女兒，倘若國王要和她結婚，就要給全國的人譏諷，說王后是「補鞋女王」呢。這不是不得了嗎？請國王不要幹這樣危險的事啊！』

但是，國王是不管一切的說道：

『補鞋匠的女兒，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女子嗎？那麼，只有她配做我的王后，除了她再沒有別人了。我要去看看這位小姐，可是不要讓她知道我是國王。好，我明天去吧。』

第二天早晨，國王騎了馬，帶了一個衛士，就向補鞋匠住的村莊出發。

國王和衛士，正在大路上前進的時候，忽然有一個小小的老太婆，向着他們伸着手求乞，叫道：『請兩位先生，發點慈悲，救救我這可憐的老太婆吧。』

國王只做看不見的樣子，向前的跑。老太婆從後面盡力的跟着哀求，說道：

『先生！賞賜點錢給我吧，隨便賞點錢給我吧。』

『可憐！你一點不曉得，有什麼事情等着你啊！你拿着的信，寄着一件很危險的事情在裏面，如果你把這封信交給俄羅斯的國王，你馬上就會給他們殺死呢。你快把這封信交給我，另外再給你一封信帶去，這樣一來，結果就完全兩樣了。』

衛士就收了老太婆的信，把國王的信摔掉，謝謝老太婆，又繼續的前進。

整整的過了一年，衛士還沒有消息回來，國王就到補鞋匠的家裏，對那位美麗的小姐說：

『那個賤人已經一年沒有消息，一定是死去了。我們兩人結了婚吧。』

『好的，就做你的配偶吧。』小姐順從地回答。

國王很快樂的，命令籌辦結婚的典禮。在那一天上午，他自己帶領了大臣們，乘着極華麗的車馬，前去迎接新王后。

到了補鞋匠家裏，大臣們看見在屋的中間，豎着一把掃帚，國王走上前却指着掃帚對他們說道：『你們見見皇后吧。』

大臣們個個都給這意外的怪事，弄得莫明其妙，一句話也不說，呆的立着。最後，有一個大臣很害怕的，發抖的說：

『國王，那是一把掃帚啊！』

國王好像沒有聽見，他仍舊把掃帚當做世界上最美麗的少女，拿着掃帚柄當做美女的手，非常有禮貌的扶着掃帚上車，還用盡許多贊美的話，來和掃帚表示親密呢。

大臣們看了，都非常失望的說：

國王的馬受了驚，提起後腿一踢，把老太婆摔倒，滾在地上。國王看着他的馬把人踢倒，一點也不管，依舊鞭着馬向前面跑去。他的衛士看了，却很過意不下，就從馬上下來，扶起老太婆看看她有沒有受傷，又從口袋裏拿了兩三個銅子，放在老太婆的手裏，很懇切的說：

『老婆婆，我很想多給你一些，可是現在祇有這一點。』

『謝謝！我知道你是一位善心的人，非常感激你。我把這個小戒指，當作謝禮送給你，請你戴在手指上吧。這戒指會使你幸福。』老太婆說。衛士接過了戒指，又騎上馬，很快的在他的主人後面，追跟着去了。到了目的地，國王和衛士，在補鞋店前面走來走去，走了幾十個來回，要想窺看這位世界上最美麗的女子。後來，他們是看到了，她的美麗，幾乎把他們的眼睛都迷花了。

國王不能一刻的猶豫，馬上就找着皮匠，和他說：

『我是國王，我想娶你的女兒，做我的王后呢。』

『啊！對不起得很！這件事情有個困難的問題呢。因為我的女兒，現在被一種魔法降住了。無論誰都好，第一次和她說話，要是不能夠使她的手指，覺得痛起來，是不能和她結婚的。國王要娶她做王后，且去試一試吧。』補鞋匠說。

國王聽了，很有點不快樂，可是他又暗自想道：『假如這種魔法，是降福給這位小姐的話，一定是注定了她和國王結婚的。』他被這種的幻想，覺得心滿意足了。他對補鞋匠說：『那麼，去試試看吧。』

補鞋匠叫了女兒出來，但是沒有告訴她客人們是誰。國王近前看補鞋匠的女兒，被她的美麗弄得更是昏迷了。

『你好嗎？』國王問。

『你好。』女兒答。

女兒似一點不曉得魔法的事情。父親心裏也想着，假如我的女兒做了王后，我是多麼快活呢。於是他問女兒道：

『你一點不覺什麼嗎？』

『沒有什麼，爸爸，你這樣的問有什麼意思呢？』女兒說。

國王聽了她的答話，很是失望，說不出的頹喪，要想預備回去；但是站在屋角裏的衛士，很想使這位美麗小姐注意他一下，便對她說道：

『留神一點，這位是國王哩。』

女兒聽了他的聲音，馬上就『啊啾！痛呀！啊啾！痛呀！痛呀！痛呀！』的喊起來。她覺得手指非常的痛。她嘴裏喊着，一而又不斷的搖手。

國王曉得這位世界上最美麗的女子，她的命運決定要嫁給粗魯的衛士了，他的心裏更覺得難過。他把補鞋匠拉到旁邊對他說：

『還是讓給我吧！我立她做王后哩。』

國王回到宮裏，他向這衛士說：

『在你和補鞋匠的女兒結婚以前，我有一件事情要託你辦，這件事情除開你沒有別人能够勝任。你把這封信，送到俄羅斯，交給國王，要等他的回信可是你千萬不要把這件事告訴旁人。』

『我一定照國王的命令做的。』衛士答應着就出發了。

他在途中，又遇着那位老太婆。她問道：

『你這樣急的，要到什麼地方去呀？』

『到俄國的京城去呢。』

「你得不到好的效果的！」

國王得了這樣的回信，好像是很滿足，可是他後來召一位魔法師來，把這件事的經過詳細的告訴了他，並且要研究『爲什麼事情會這樣的？』

魔法師答道：

『國王，事情是很明白的，那個衛士受了妖精女王的一隻戒指，祇要把戒指戴在手上，國王是沒有辦法的，就使用威力去對付他，也不能得到效果的。』

國王想了種種的方法，想得智窮力盡，後來有一天，偶然看見衛士在那裏做一件很費氣力的事情，做得滿身淌着一滴一滴的汗珠。國王就對他說：

『你到這裏來！我把特別的好酒，給你喝吧。只有你，才賞給這樣的好酒呢。』

但是，這是放了鴉片的毒酒，衛士喝了酒，馬上就昏昏睡倒。國王看他睡着，就脫下他的戒指，戴在自己手上，趕快的去會補鞋匠的女兒。

『你好嗎？』國王問。

『啊啾痛呀！啊啾痛呀！』

小姐聽到國王的話，便覺到手指非常的痛，一面搖手一面叫。

『啊啾！啊啾！啊啾！』

這一下萬事如意了，國王的心中這樣的想着。他又命令預備結婚的一切了。到了那一天，他就用華麗的馬車，去迎接新后。

王后到了宮裏，國王對她說：『這是你的宮室呢。』領着她一處一

處的觀看。可是過了一會，他想去再看看王后，在廊下走了幾十個來回，總是找不着王后居住的宮門，祇看見壁上寫着：

『你去試，你去試試吧！』

你是辛苦的命運，

你得不到好的效果的。』

宮中舉行的跳舞會，王后是常來參加的。每次宴會，她也是常常出席，但是宴會一散，她就回到自己住的宮裏。國王要想去會她，表示慕愛，總不能找到她住的宮門，所有宮中的牆角都找遍了，還是找不着王后宮門的影子，祇見壁上寫着：

『你去試，你去試試吧！』

你是辛苦的命運，

「你得不到好的效果的。」

國王對於這件事，雖很失望，但是怕人取笑，所以沒有告訴別人。

另一方面，衛士喝了毒酒，昏睡了兩天，才漸漸地醒了過來，他察知寶貴的戒指已經失去，很是悲痛。他獨自跑出了王宮，走到城外，不料又遇到了那位小小的老太婆。

「啊！老婆婆！我的戒指給人家偷去了。」他告訴老太婆說。

「你不要悲傷，事情沒有妨礙的。國王想和補鞋匠的女兒結婚，要把她帶到宮裏，如果她帶到了宮裏的話，你祇要趕快把我的這一個釘，釘在宮門上，會有怎樣的結果，你不久就可以知道了。」

國王想到王后的宮裏去，總是找不着門，就是因爲門上釘了一個釘的原故，把國王阻着不能進去了。

國王受了激刺，差不多要發神經病了。他又請魔法師來，秘密的把一切的事情告訴他，並且問道：

『到底爲什麼事情會這樣呢？』

『國王，事情是很容易明白的。因爲國王的衛士，得了妖精女王的一個釘，釘在王后的宮門上面呢。這一次，真是困難得很，我想國王除了做一位沒有王后的國王以外，沒有別的辦法了。』

『但是，我在什麼地方得罪了妖精女王呢？我從來沒有見她的面啊！』

『國王，你總沒有忘記吧。國王在前次到補鞋匠的家裏，看他的女兒的時候，不是有一位小小的老太婆，在路上向國王求乞嗎？那時候老太婆被馬兒踢倒，在地上打滾，國王不是沒有睬她嗎？』

『唔，記得。』

『那位老太婆，就是妖精女王啦。』

國王覺悟要和妖精女王爭鬧，是一件無益的事。結果便和另一位最美麗的公主結婚，這位公主是法蘭西國王的女兒哩。

同時，衛士就和補鞋匠的女兒宣告結婚。國王特地辦了許多裝奩，贈給補鞋匠的女兒，並且把這個衛士升做宮中衛士長哩。

民國二十三年三月發行
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四版



◎ 世界童話叢書 意大利童話集(全一冊)

定價國幣一元六角五分

(郵運匯費另加)

原 著 者 馬 場 睦 夫

譯 者 康 同 衍

發 行 人 姚 戟 楯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代表

印 刷 者

發 行 處

